

江蘇鄉賢傳畧初稿

江蘇研究社編著
正中書局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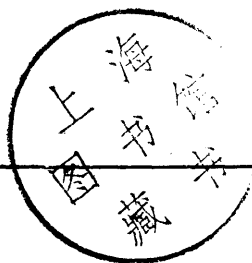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12 4869B

江蘇研究社編

江蘇鄉賢傳略初稿

正中書局印行



~~1641780~~

上海圖書館藏

目次

吳太伯與仲雍季札	一
言 偃	四
蕭何與曹參	六
顧 雍	一〇
周 處	一三
顧野王	一五
陸德明	一六
劉知幾	一九
胡 瑗	二三
范仲淹與范純仁	二五

陳東	二九
陸秀夫	三一
唐順之	三二
顧憲成高攀龍與周順昌	三五
徐光啓	四一
陳子龍	四三
盧象昇	四五
瞿式耜	四八
沈廷揚	五三
顧炎武	五七
顧祖禹	六一
陸世儀	六三

惠棟	………	六七
錢大昕	………	七二
王念孫	………	七五
王引之	………	七八
莊存與	………	八一
劉逢祿	………	八四
阮元	………	八六
汪中	………	九一
鄧廷楨	………	九四
關天培	………	九七
趙聲	………	一〇〇
熊成基	………	一〇四

吳太伯與仲雍季札

吳太伯與仲雍、季札，皆以讓天下知名於後世者也。太伯、仲雍皆周太王古公之子，古公有三子，長次卽太伯、仲雍，幼曰季歷。季歷妻太任，性端壹誠莊，尤嫻胎教，方其有身，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而生文王，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太伯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因古公病，託詞採藥衡山，偕弟、仲雍，亡奔荊蠻，自號「句吳」，其地實在今蘇州北五十里，無錫、常州界，今無錫境內尙有泰伯城，可知蘇、錫常三屬，實爲太伯發祥之地，而江蘇之稱「吳」亦自太伯始。吳於古代爲荒僻野蠻之地，不齒於中原文物之邦，太伯時居民仍有文身之俗，太伯至其地，斷髮文身，以從其俗，兼示「刑餘之人，不可爲宗廟社稷之主」，故太王死，季歷卽位，傳至文武，奏克殷之功焉。

太伯死，無嗣，弟、仲雍繼立，三傳至周章，而武王克殷，遂加封周章爲吳君。周章之後，十四傳而至壽

夢，吳始大稱王。壽夢二年，申公巫臣自晉使吳，教吳用兵乘車，令其子爲吳行人。吳於是始通中國。壽夢有四子，長曰諸樊，次曰餘祭，三曰餘昧，幼曰季札。季札最賢，通禮樂政事，卓然有政治家之風度。嘗聘於魯，觀周樂，聽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之歌，而知諸國之盛衰興替，見舞大武，韶，濩，大夏，招箭，而知聖人之德。使齊，說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與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有所歸，難未息也。』晏子從其言，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蠻高之難。使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善衛君子蘧瑗、史狗、史鱣、公子荆、公叔發等。適晉，善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等，而知晉政將萃於三家。其卓識類如此。又重信義，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季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寶劍繫於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尙誰予乎？』季札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其遇友之誠信又如此。壽夢以其賢欲立之，季札不可，壽夢卒，諸樊讓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諸樊卒，命弟餘祭立，欲以次由餘昧而季札，以成

壽夢之志，藉嘉季札之義，而先封季札於延陵，故世稱延陵季子。及餘昧卒，季札又讓，且逃去，吳人乃立餘昧之子僚，僚爲諸樊之子光刺死，光立，是爲吳王闔閭，闔閭傳子夫差，爲越所滅，故季札終不爲吳王。僚使季札於外，光立始歸，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吾生亂，立則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僚墓，復位而待。其以國家爲重有如此者。故太伯、仲雍、季札皆以天下讓於人者也，皆以國家爲重者也。雖太伯、仲雍之讓與季子之讓不相同，要非宅心仁厚，目光遠大者不辦。伯仲之讓，順父志使昌於後世，奄有天下，而已則披荆斬棘，別謀發展，中國歷史上綿延最久之朝代，厥爲周，文、武固有開國之功，而實太伯、仲雍啓之；中國目下文物最盛之省，厥爲江蘇，而當時箕路、藍縷以啓、山林者，實爲太伯、昆仲，其影響於後世之偉大有如此者。季子之讓，逆父志，違兄意，似爲一潔身自好者流，實則當春秋之世，攻伐相尙，國無寧日，民不聊生，吳何獨不然，且兄子之互相傾軋，季札寧不見之。故季子之不爲吳王，當時識者早有定論，其敝屣尊榮也，所以示遠禍，所以寧國家，所以爲紛亂之世爭權奪利者之表率，誠特立獨行之丈夫也。之三人者，我人可稱之曰有吳三傑！

言 偃

言偃，字子游，子者男子之美稱。孔子弟子。論語禮記皆非仲尼弟子所定，而爲仲尼之再傳弟子所記，故或名之曰偃，或字之曰游，或序其次曰叔氏，或尊之曰子游，行文時視其地位而別異之，以存當時之真也。其年，史記謂「少孔子四十九歲」，家語謂「少孔子三十五歲」，或謂家語僞書，則史記之說是歟？或曰「魯人」，或曰「吳人」，並代遠年湮，無可深考。殆以宰武城而魯人之葬常熟而吳人之歟？嗚呼！功不可倖致，名不可盜取，理數然也。子游以一宰而垂名迄今，豈偶然哉。夫仲尼行教，弟子三千人，身通六藝者七十七人，游夏以文學冠於儕輩，則非端賴孔門弟子之地位而傳，蓋可斷言。由來雖有佞幸起家，坐致鐘鳴鼎食者，然不旋踵而冰山一倒，名歸黃土，藉有傳者，貽人唾罵者，夥矣，烏足以爲法哉。子游之道德學問，稽之載籍，固不僅文學而已，又不僅一宰足以滿其量也。溯其事跡，足資吾人景行者，舉之於左：

論語：『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

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蓋以教爲政，融政教於一爐者也。從來大有爲之君如禹、湯、文、武、成、康，以至於後世，何莫非以德感人，以教爲工具，而措國家於磐石者乎？禮運：「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固非教不足以致此也。然則偃之宰武城，其得於治道者深且遠矣。其術甚正，其道甚大，不亦休哉。

禮運：「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仲尼之歎，蓋歎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爲，幼有所長，矜孤寡，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衆以爲殃。是謂小

康。「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聞與」……」雖曰究禮，實集政教之大成，體國經野之大道也。子游之學，從可知矣。

論語：「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味其言，釋其旨，則言偃又堅強篤實之人也。夫春秋之世，亂世也，邦國紛立，人競以利，其不朝秦而暮楚，晨合而夕離者，鮮矣。能擇主而始終其事如馬援，重心許而雖死不渝如季札者，少之又少者也。子游則顯言斥其非，不亦偉哉。或以孔子相魯之後而周遊列國，若將擬之於事君數者，則膠柱鼓瑟之談矣。由此可知子游之事蹟雖少，然即此數事，已足窺其大概矣。故曰：子游之能不必以文學爲限，子游之德不必以仲尼弟子傳也。

蕭何與曹參

從來言建國佐治者，必推伊呂蕭曹。伊呂年湮代遠，傳書甚少，漫無可究。蕭曹乃更著名。蕭曹者，蕭何與曹參也。皆沛人，與漢高祖生同世，居同鄉。何於高祖微時即相識。秦時何爲沛主吏掾，以文無害見稱於時。夫舞文弄法，吏之慣技，而蕭何爲吏，乃以無害稱，何誠一忠厚長者也。何爲吏遇高祖獨厚，高祖

爲布衣，何常以吏事護之，及爲亭長，又常擁助之，及其繇役咸陽，吏皆以三百爲驢，何獨驢五百。秦欲徵何，何固請得毋行，高祖爲沛公，何卽爲其丞以督事，蓋蕭何有知時之哲與識人之明者也。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籍，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沛公之徙王漢中也，諸將皆怒，欲擊項王，力諫從徙漢中，養民敬賢，還定三秦者，惟蕭何也。何之卓識，類如此。韓信者，淮陰人，家貧母死，無以爲葬，從南鄉亭長食，亭長妻晨炊蓐食，信往不爲具食，幸有漂母飯之，始得繼命。淮陰少年辱信，令出胯下，信亦怯而從之。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亦碌碌無所短長；及背楚歸漢，惟蕭何知爲國士，力薦於漢王，其後定三秦，滅魏，攻趙，平燕齊，誅項羽於垓下，皆信之功。微蕭何之推薦，則信終亡走，漢之爲漢未可知也。漢王既用韓信策，走陳倉，定三秦，與項羽遇於滎陽，成皋之間，留何守關中，漢王軍屢敗，何計戶轉漕，常與關中卒以補之，漢軍之得以屢敗屢整者，亦惟何功。是以項王既滅，論功行封，上以何功最盛，先封爲鄼侯，食邑八千戶。功臣皆曰：『臣等身披堅執兵，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居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曰：『知獵狗乎？』曰：『知之。』上曰：

『夫獵進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列侯畢已受封，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秋時爲謁者，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逃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謂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運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當第一，曹參次之。』漢王卒從其請，而以蕭何爲第一，益封食戶，未幾進爲相國。漢王者梟雄也，天下既定，猝興兔死狗烹之獄，患難大臣，都遭誅戮，何夙以得民心著，竟免於難，則其智計又有過人者。史傳漢已誅韓信，進蕭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爲相國衛，何知禍近，悉以私財佐軍，漢王悅，復頻問相國何爲？何乃多買田，賤貨貸以自污。漢王平陳豨歸，民遮道上書言相國強賤買民田宅者數千人，王以示何，何請以上林空地，民得入田，漢王乃械繫之，後得王衛尉之解乃釋。惠帝時卒，諡曰文終侯。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爲家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其教亦可

以風矣！病篤時，惠帝問誰可爲代？何對曰：『知臣莫若主。』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矣！』參與何本相善，及爲相有隙，何死，獨薦參，公忠體國，不念舊怨，蕭何有焉。故蕭何死而曹參爲相。

曹參者，亦高帝之功臣也。高祖爲沛公時，參以中涓從，一遷五大夫，再封執帛，號建成君，爲戚公，三封爲建成侯，四遷爲將軍中尉，五賜食邑於寧秦，六拜爲假左丞相，七賜食邑平陽，八爲齊國相，九代蕭何爲漢相國，薨，諡曰懿侯。參之從漢高帝也，武功甚盛，凡下二國，縣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馬侯御史各一人，故功臣有『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之說。百世而下，有不以參爲赳赳武夫者乎？不然，何以攻城略地，勇往直前，如此其偉也。以恆理度之，長於武功者，文事多拙，若不可以言治國矣，而參獨不然。方其相齊也，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齊爲大國，治凡七十城，而參又爲武夫，不諳吏治，但參相九年，齊國方集，大稱賢相，則以參能用蓋公之言故。蓋公者膠西人，善治黃老言，參使人厚幣請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參用其言，致齊國於治。其舍己從人，虛懷若谷之精神，尤可法也。蕭何薨，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

市爲寄，慎勿擾焉！』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蓋悉本黃老之旨也。參代何爲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擇郡國吏長大，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卽召除爲丞相史。吏言文深刻，欲務聲名，輒斥去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度之欲有言，復飲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爲常。見人有細過，掩匿覆蓋之。是益將清淨無爲之法，擴而充之矣。參爲相國三年而卒。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講若劃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蓋漢初之治，蕭何倡之，曹參守之，微何無以具法令，微參無以寧民心。所謂蕭規曹隨，在漢初政治上之功效，正復相同耳。

顧 雍

從來因感知而奮發者，多矣。吳六奇之於查伊璜，其近而尤顯者也。若夫獎掖後進，俾之成就，則後漢之蔡中郎其著也。中郎睹王粲而倒屣以迎，謂將舉所有圖書而贈之；值顧雍而貴異之，謂曰：『卿必成致，今以吾名與卿。』故顧雍與伯喈同名，字元歎，言爲蔡邕所歎賞云。人世萬事，每多奇偶，如伊璜獎

六奇而卒脫私史之禍。伯喈獎元歎而植江東名臣，不亦盛哉。陳壽曰：「蔡伯喈從朔方還，嘗避怨於吳，雍從學琴書。州郡表薦，弱冠爲合肥長。後轉在婁、曲、河、上虞，皆有治迹。孫權領會稽太守，不之郡，以雍爲丞，行太守事，討除寇賊，郡界寧靖，吏民歸服。數年，入爲左司馬。權爲吳王，累遷大理奉常，領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寺而家人不知，後聞乃驚。黃武四年，迎母於吳，既至，權臨賀之，親拜其母於庭，公卿大臣畢會，後太子又往慶焉。」江表傳曰：「權嫁從女，女顧氏甥，故請雍父子及孫譚。譚時爲選曹尚書，見任貴重。是日極歡，譚醉酒，三起舞，舞不知止，雍內怒之。明日，召譚訶責之，曰：「君王以舍垢爲德，臣下以恭謹爲節，昔蕭何、吳漢並有大功，何每見高帝，似不能言；漢奉光武，亦信恪勤。汝之於國，寧有汗馬之勞，可書之事耶？但階門戶之資，遂見寵任耳。何有舞不復知止，雖爲酒後，亦由恃恩忘敬，謙虛不足，損吾家者，必爾也！」因背向壁臥。譚立過一時，乃見遣。」是恩榮不能淫其志，而明哲足以保其身者也。壽又曰：「雍爲人，不飲酒，寡言語，舉動時常，權嘗歎曰：「願君不言，言必有中。」至飲宴歡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權亦曰：「願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既改爲太常，封醴陵侯，代孫邵爲丞相，平尚書事，其所選用文武將吏，各隨所能，心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

納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洩，權以此重之。然於公朝有所陳及，辭色雖順，而所執者正。權嘗咨問得失，張昭因陳聽采聞，頗以法令太稠，刑罰微重，宜有所蠲損。權默然，顧問雍曰：「君以爲何如？」雍對曰：「臣之所聞，亦如昭所陳。」於是權乃議獄輕刑。烏乎！張昭以顧命之臣，而不得爲丞相，一讓孫邵，再讓顧雍。至於議政，仍決於雍。權嘗曰：「顧公歡悅，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事未平也，孤當重思之。」其重任可想。而雍之所爲，則「權常令中書郎詣雍有所咨訪，若合雍意，事可施行，卽相與反覆究而論之，爲設酒食；如不合意，卽正色改容，默然不言，無所施設」而已。蓋以論究爲進，而默然示慮，是誠社會人羣應有之禮貌，亦身秉國權，不容率爾有所示也。權之重之，豈爲柔而可與也哉。相國雅量，固當如是。又嘗往廷尉斷獄，有中書呂壹者，史稱：「漸作威福，遂造作權酷障管之利，舉罪糾奸，纖芥必聞，重以深案，醜誣毀短大臣，排陷無辜，雍等皆見舉白，用被譴讓。後壹奸罪露發，收繫廷尉，雍往斷獄，壹以囚見。雍和顏色，問其辭狀。臨出，又謂壹曰：「君意得無欲有所道？」壹叩頭無言。時尙書郎懷敍面罵辱壹，雍責敍曰：「官有正法，何至於此？」徐衆以爲此舉誠爲長者，然非斷獄之平。且引季武子死，曾點依門而歌；子哲創發，子產催令自裁，爲不當責敍之證。不知「皆先舉發」爲一事，「錄獄」又爲一事，「錄獄」尤貴廉得

真情，不得以既在囹圄，而卽視爲罪。罪有應得，治有常法，投井下石，取快一時，又何足取！故雍之錄獄，雖置於科學昌明之近代，仍爲最當之論也。徐衆所評，殊爲未達。『雍爲相十九年，年七十六，赤烏五年卒。初疾微時，權令醫趙泉視之，拜其少子濟爲騎都尉。雍聞，悲曰：「泉善別死生，吾必不起，故上欲及吾目見濟拜也。」權素服臨弔，謚曰肅侯。長子邵，早卒。次子裕，有篤疾。少子濟，嗣。無後，絕。』永安元年，又以次子裕襲爵爲醴陵侯。

周 處

周處，字子隱，晉義興郡陽羨人也。父魴，仕吳，嘗爲鄱陽太守，有政聲。魴故世時，處年甚幼。及長，膂力絕人，喜馳騁放蕩，不修細行，鄉里患之。處自審行跡，不容當世，乃奮然思改過自新，藉贖前愆。因告之一方父老。父老咸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并子三害。子能除之，則一郡之大慶，不僅去害而已也。』處曰：『此易事耳，何難爲！』遂入山擊殺猛獸，繼復投水，與蛟搏戰，蛟善泅，載沉載浮，行數十里，處追襲三晝夜，斬殺之，始歸。先是處入水不反，人謂死，皆相慶賀。處歸而知之，慚甚。乃入吳訪雲間二陸，時機不

在，見雲，告以意欲改過自修，而歲月蹉跎，恐將無及。雲聆其言，力加鼓勵。謂古人貴朝聞夕改，君前途尙可，且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於是處遂屏絕百務，勵志讀書，期年而學養大進，人稱其能。州府交辟，爰仕東吳。及孫皓敗績，晉一全宇，處嘗與吳平王渾登建鄴宮，釀酒既酣，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感乎？』交對曰：『漢末分崩，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感，豈惟一人？』渾有媿色。後處入洛，兩任太守，始遷新平，撫和戎狄，叛羗歸附，內外安謐，厥功甚偉。及轉廣漢，決疑獄，清滯訟，有積三十年之懸案，歷任不能決，處乃尋繹事理，詳其曲直，一朝斷獄，人心感佩。既以母老辭歸，尋除楚內史，後又拜散騎常侍。當其之楚也，郡經喪亂，良莠雜居，民風澆漓，處敷施教化，敦以禮義，民智漸開，俗復歸淳。及居近侍，多數規諫，言必克己，行必忠信。遷御史中丞，糾彈貪枉，不避嫌怨，亦不憚近親，惟持以正義，深文按之。有梁王彤，營私違法，處劾之如律，遂結深怨。後氏人齊萬年反，朝臣惡處彊直，欲設計陷之，乃言於朝廷，謂處東吳名將之子也，足資征討。朝廷允之，使隸夏侯駿部西征。處遂隨軍出發，效命沙場。伏波將軍孫秀知處爲人構陷，戰將不利，因勸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也。』處弗欲，以爲忠孝不能兩全，既以身許國，卽不復計家室也。卒不聽。既而中朝命梁王彤爲征西大將軍，督理關中諸軍事。處知彤必陷已，但

事實至此，人臣惟盡節死耳，乃慷慨就道，志不生還。中書令陳準嘗爲言朝廷宜詔孟觀以精兵萬人爲處前鋒，以決勝負，不從。時萬年屯兵梁山，有衆七萬，而侯駿逼處以五千兵與之交綏，處以軍無後繼，敗可立至對，不聽；復以死已事小，國威事大，亦不聽，而梁王日益逼處進討。處不得已，乃與振威將軍盧播、雍州刺史解系，攻萬年於六陌，將戰，而處軍食未竟，梁王促令速進，而絕其後援，處自分必死，因按劍放歌，悲涼慷慨。歌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藜藿甘梁黍，期之克令終。』吟畢上馬，與敵軍交鋒。自旦及暮，斬首萬計。矢盡援絕，播系不救。左右請退，曰：『此吾盡節授命之日，何退之爲？』遂力戰而歿。追贈平西將軍。所著有默語、風土記、吳書三種云。

顧野王

顧野王字希馮，吳郡吳人，生於五代梁陳間，幼好學，七歲讀五經，略知大旨，九歲能屬文，嘗製日賦，爲領軍賞識。年十二，隨父至建安，撰建安地記二篇。及長，徧觀經史、天文、地理、著龜、占候、蟲篆、奇字，無所不通。又善丹青，與王褒之字，並稱二傑。梁武帝大同四年，除太學博士。侯景之亂，野王丁父憂在籍，召募

鄉黨數百人，隨義軍援京邑。野王體素清羸，裁長六尺，又居喪過毀，殆不勝衣，及杖戈披甲，陳君臣之義，逆順之理，抗辭作色，見者莫不壯之，蓋其平素學力氣魄之所致也。京城破，野王復逃至東陽，與劉歸義合軍拒賊，始終不懈。三吳風氣文弱，夙爲侯景所輕視，惟是時吳郡以東，都不聽賊命，未始非野王倡議抗拒之功，誠足令人一吐氣也，故深得名將王僧辯之嘉許。史稱野王容貌似不能言，及其勵精力行，皆人所莫及，真人傑哉！陳文帝天嘉元年，敕補撰史學士，尋加招遠將軍，陳宣帝太建十三年卒，年六十三。遺著有玉篇三十卷，最爲後世學者所稱道，並有輿地志、符瑞、顧氏譜傳、分野樞要、續洞冥記、玄象表、文集，都共八十餘卷。通史要略、國史紀傳二書，未成。

陸德明

陸德明，蘇州吳人，生於何年，不見於唐書本傳，但云：「陳太建中，太子徵四方名儒，講於承先殿，德明年始弱冠，往參焉。」按太建爲陳宣帝年號，太建計共十四年（五六九——五八二）太子卽後主叔寶，而陳書宣帝本記，與後主本紀，皆無「徵四方名儒」之記載，以字義審之，其事當在七八年之間，德

明是時，年方弱冠，則當生於梁陳之間也。德明享年若干，本傳亦不載，但云：『貞觀初拜國子博士，封吳縣男，尋卒。』今姑以梁太平元年（五五六）爲德明生年，貞觀元年（六七二）爲德明卒年，則其享年當爲七十二歲。是否如此？當俟後考。

德明邃於經學，但於玄學頗有根柢，則受其師周弘正之影響也。弘正十歲通老子、周易，年十五召補國子生，講周易於國學，頗受博士稱譽，有『雖曰諸生，實堪師表，無俟策試起家』之議，可知弘正於易學之研究。弘正居以講授，聽者傾朝野，尤善玄言，兼明釋典，雖碩學名僧，莫不請質疑滯，著有周易講疏、論語疏、莊子疏、老子疏、孝經疏等。德明幼聰穎，從師受業，頗能得其心傳，故亦善言玄理，其所著書，有經典釋文、老子疏、易疏等。按經典釋文三十卷，所釋經典，有如下表：

周易
尚書

卷一至卷四

毛詩
周禮
儀禮

卷五至卷十

禮記

卷十一至卷二十

左傳

公羊

穀梁

孝經

論語

卷二十一至二十四

老子

莊子

卷二十五至二十八

爾雅

卷二十九至卷三十

由此知德明所釋經典，徧包唐初所稱十二經，兼及老莊，殊為淹博，於弘正殊有出藍之概。唐太宗嘗讀其書而嘉之，賜束帛二百段，其見重於當代也如是。經典釋文一書，為後世閱讀古書之津梁。語言與文化之進化，遲速不同，因此今人讀古人書，音義互異，往往有扞格難通之苦，而經典釋文，便於音義二者，頗多指示。原序云：『書音之作，作者多矣，漢魏迄今，遺文可見，或專出己意，或祖述舊音，各師成心，製作如面，加以楚夏異聲，南北語殊，是非信其所聞，輕重因其所習，後學鑽仰，罕逢指要。……粵以癸卯之歲，承乏上庠，循省舊音，苦其太簡。況微言久絕，大義愈乖，攻乎異端，競生穿鑿，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既職司其憂，寧可視成而已。遂因暇景，救其不逮，研精六籍，采摭九流，搜訂異同，校之蒼雅，輒集五典，孝經、

論語及老莊爾雅等音，合爲三秩三十卷，號曰經典釋文。古今並錄，括其樞要，經注畢詳，訓義兼辯，質而不野，繁而非蕪。故清陸隴其稱其有功經傳。

德明不但長於著述，并長於口辯，有膽量。陳太建中，國子祭酒徐克開講，恃貴縱辨，衆莫敢當。德明獨與抗對，合朝賞歎。又隋大業中，廣召明經之士，四方至者甚衆，遣德明與魯孔褒會門下省，共相交難，無出其右者。唐高祖時，徐文遠講孝經，沙門慧乘講般若經，道士劉進喜講老子，德明難此三人，各因宗指，隨端立義，衆皆爲之屈。高祖善之，賜帛五十匹。由此可知德明口才之淋漓，與學問之淵博。

德明更有知人之明，隋末羣雄並起，王世充爲羣雄之一，自稱爲王，並封其子爲漢王，署德明爲師。德明引以爲恥，將至其家，行束脩之禮，德明服巴豆散，臥東壁下。世充子入跪牀前，德明對之遺痢，竟不與語。德明歷仕三朝，陳時任左常侍國子助教，隋時任祕書學士，國子助教，入唐任秦府文學館學士，太學博士，國子博士，封吳縣男。

劉知幾

劉知幾唐龍朔開元間人，籍彭城，字子玄，避玄宗諱，故以字行。劉氏世爲書香，唐初有劉胤之者，少
有學業，累官著作郎，弘文館學士，嘗與令狐德棻等撰成國史及實錄，封城縣男，卽知幾之叔祖也。胤之
有弟子延祐，從父兄子藏器，延祐具決獄才，曾爲渭南刀筆吏，能冠當時畿邑。徐敬業之亂，揚州初平，延
祐奉命審判，力除枉濫，受賊五品者流，六品以下，除名而已，獲全者甚衆。藏器有詞學，性耿直，高宗時爲
御史，尉遲寶琳脅人女爲妾，藏器劾還之，寶琳私請帝止其還，再劾再止，藏器力爭，謂高宗曰：「陛下用
捨由情，法何所施？……今日從，明日改，下何所遵？」卒從其請。藏器有六子，知柔知幾最有名。知柔居
長，有文名，性至孝，居親喪，廬於墓側，詔築闕表之，封彭城縣侯。知幾行五，故徐堅以劉五稱之。劉氏自胤
之以下，有史學家，有決獄家，有文學家，知幾兼有其長，集劉氏之大成，故人樂有賢父兄也！顧知幾於史
學最有成就，其興趣殆得之於先天。自云：「幼從庭訓，早遊文學，年在執紼，便受古文尙書，每苦其辭艱
瑣，難爲諷誦。父怒，屢捶撻之，而其業不成。嘗聞家君爲諸兄講春秋左氏傳，每廢書而聽……因竊嘆曰：
「若使書皆如此，吾不復怠矣。」父奇其意，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講誦都畢，時年甫十二矣，所講雖未能
深解，而大義略舉。」十二歲至十七歲間，縱讀史、漢、三國志以下諸史及皇家實錄等書，雖十七以後，致

力於科舉，但二十以後，旅遊京洛，恣情披閱，凡春秋、尚書、兩漢、三國以及班、謝、陳、習諸書，莫不鑽研，旁及汲冢、古篆、禹穴殘編，並雜記小書，皆能原始要終，盡其利害，雖在宦遊，不忘學問。而其所用常得展其所學之長。蓋知幾進士及第後，初爲獲嘉縣，及長安二年，任著作佐郎，並修國史，尋遷左史，於門下撰起居注，長安三年奉命修唐史，四年擢鳳閣舍人，暫停史職，及中宗復辟，任著作佐郎，兼修國史等職，此後又屢與修史之職。顧知幾於官史方面，卷帙雖繁，成功蓋寡，則以知幾秉性正直，凡所擬撰，多遭貴人之忌，其所存者，非知幾之意，故史通忤時篇有：「小人道長，綱紀已壞，仕於其間，忽忽不樂」之語。所謂「小人」，蓋指宗、楚、客輩，其時監修國史者，有韋巨源、紀處訥、楊再思、宗楚客、蕭至忠等五人，意向不一，從違惟艱，而楚客又深忌之，嘗謂諸史官曰：「此人作書如是，欲置吾於何地？」因此知幾不能不暫去其職，而史通一書，卽知幾不得志於官史而作，實爲論史之傑作，足以昭垂千古而不朽者。史通二十卷，五十二篇，今已亡去體統，紕繆、弛張三篇，存四十九篇。知幾治史方法，盡於是矣，茲擇其尤要數點如下：

一、歸納方法。知幾論史，先將前人著作，融會貫通，然後歸納論之。如論史體，則將唐以前之史書分隸六家，而總系於二體；論雜述，則綜古今著作爲十流；論前史僞妄，則總其原因爲三；諸如此類，不勝

枚舉。

二、批評態度 知幾讀史，最重心得，不務盲從，前人著作，皆細爲評隲，務明得失，卽春秋左氏傳，時多詆議，史漢以下無論矣。

三、懷疑精神 史通有疑古、惑經諸篇，頗示疑古之精神。其言曰：『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武成之篇，吾取其二三簡。」推此而言，則遠古之書，其妄甚矣。』又曰：『昔孔宣父以大聖之德，應運而生，生人以來，未之有也。……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其間切磋酬對，頗亦互聞得失。』又曰：『正經雅言，理有難曉，諸子異說，義或可憑，參而會之，以相研覈。』其視經與子有同樣之歷史價值，又爲前人所不敢言也。

四、進化思想 知幾嘗謂載言當因時制宜，不應泥古。以免膠柱調瑟，刻舟求劍之誚。又云：『時人出言，史官入記，雖有討論潤色，終不失其梗概者也。夫三傳之說，旣不習於尙書，兩漢之詞，又多違於戰策，足以驗眈俗之遞改，知歲時之不同。而後來作者，……方追效昔人示其稽古，僞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純，真僞由其相亂。』此其明示一代之語言文字，各代史傳，亦各有其精神，蓋於近代

進化思想，適相契合。

以上爲劉氏史學之大概，至其理想中之修史方法，則主用直筆，崇實錄，不襲古，不煩蕪，惜不能盡其主張，具體成書，以爲後世之楷模，然其史學應脫離文學而獨立之主張，諸經子集均爲史料來源之主張，史學應詳近略遠之主張，與近代新史學又不謀而合，其卓識如此，殊不可及。

知幾生於唐高宗龍朔元年，卒於玄宗開元九年，享年六十一歲，爲人正直，不附權勢，蓋亦肆力於所學也。

胡 瑗

胡瑗字翼之，北宋泰州海陵人（湖州府志藝文略亦作如皋人），精研經學，尤深於樂。初爲吳下教授，能以身作則，盛暑必公服坐堂上，爲諸生講解，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游甚衆，各以其經術轉相傳授，東南之士，翕然從風，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景祐初，更定雅樂，瑗以范仲淹薦，得以布衣對崇政殿，並與鎮東軍節度推官阮逸同校鐘律，分造鐘磬各一，授職祕書省校

書郎。仲淹經略陝西，辟爲丹州推官，旋以保寧軍節推官，教授湖州。時天下尙詞賦，獨湖學以經義及時務爲本，分經義治事兩科，擇疏通有器局者居經義齋，又擇性之所近使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居治事齋，蓋近日大學教育分別科門，學有主副之意也。故湖學多秀異弟子，其出而筮仕也，往往取高第，及爲政多適於世用，則以瑗教習有素也。慶曆四年開天章閣，有司請下湖州取胡瑗法以爲太學，著爲令。徵爲諸王宮教授，辭不獲就，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更鑄太常鐘磬，瑗與逸復被徵，與近臣議於祕閣中，遂典作樂事，擢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辭不就，旋授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樂成遷大理寺丞。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領太學，以疾謝，遂以太常博士致仕。瑗旣主太學，生徒益衆，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居半，容止相類，途人遇之，雖不識，皆知其爲瑗弟子。及歸，門弟子及朝中士大夫爲置酒祖別東門外者，人以爲榮，其爲世所重有如此者。年六十七卒，葬於烏程，蓋瑗已視湖爲第二故鄉矣。瑗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尊。與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並稱爲三先生，學者稱爲安定先生，稱其學爲湖學，稱其書院爲安定書院，聲教所被，天下從風，瑗誠中國教育史上之偉人也。其爲學也，以理勝，敦行實踐，而信師說，不務賈藝干利，而惟在

復先王之舊。程明道兄弟聞其教，遂厭棄科舉，其影響之大可知也。著有周易口義、洪範口義、皇祐新樂圖記等書傳世。

范仲淹與范純仁

范仲淹，字希文，北宋吳縣人，生二歲而孤，母更適朱氏，從其姓名。及長，知家世，乃感泣辭去，至應天府，依戚問文學，晝夜不息，冬月憊甚，以水洗面，食不給，以糜粥繼之。舉進士後，迎養其母，還姓更名。於學泛通六經，尤長於易，學者多從質問，嘗推其奉以食四方游士，以故士多出其門。爲人尚風節，內剛外和，性至孝，幼貧，貴後乃節儉，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但好施與，置義莊於里中，以贍族人。爲政崇中和，負殊任，嘗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爲言，其旨趣可想見矣。江淮京東大蝗旱，仲淹奏請遣使循行，未報，乃請問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如何？」帝惻然命仲淹前往安撫，所至開倉振之，且禁淫祀，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等。知蘇州時，適逢大水，民田不得耕，仲淹疏五河，導太湖注之海，農蒙其利。西夏元昊反，九邊告警，延州諸砦都失守，仲淹自請遷戶部郎中兼知延州，其立志

籌邊規失地，有如此者。先是詔分邊兵爲三：曰總管，領萬人；曰鈴轄，領五千人；曰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而以官爲先後，取敗之道也。』因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爲六，各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多寡，使更出禦賊。更城青澗以據賊衝，興營田，建鄜城軍守之，以省轉運之繁。春夏則移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仲淹雖文士，亦頗知軍，通天地人和之變。朝廷欲以正月討賊，仲淹不可，曰：『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入，賊馬瘦人饑，勢易制也。況邊備漸修，師出有紀，賊雖猖獗，固已懾其氣矣。』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也，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來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無期矣。若臣策不效，當舉兵先取綏宥，據要害，屯兵營田，爲持久計，則茶山橫山之民，必挈族來歸矣。拓疆禦寇，策之上也。』此其論籌邊之策，以城守屯田實邊睦鄰爲持久疲賊之計，兼攻守之長，故其修承平永平諸砦成，羌漢之民踵歸，而元昊勢須請和矣。仲淹之和羌也，一以明賞罰爲本，與立條約；若讎已和斷，輒私報之及傷人者，罰羊百馬；二已殺者，斬；負債爭訟，聽告官爲理；輒質縛平人者，罰羊五十馬；一；賊馬入界追集不赴隨，本族每戶罰羊二，質其首領；賊大入，老幼入保本砦，官爲給食，卽不入砦，本家罰羊二，全族不至，質其首領。自是諸羌皆受命，爲漢用矣。馬鋪砦者，當後橋川口，迫

夏境，仲淹欲城之，知賊必來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築之，十日而成大順城。賊覺，以三萬來戰，攻守已備，賊已無能爲力矣。自此西鄙漸安。又計劃取細腰胡蘆衆泉爲保障，以斷賊路，形勢益完固。定川之役，葛懷敏敗，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民多竄山谷間。仲淹率師六千援之，事定，進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時朝廷對於邊事甚重視，一時俊彥，如文彥博、韓琦等，皆任經略，而西北士望，究推仲淹。號令明白，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心接之不疑，籌邊之功在諸人上也。旋參知政事，上疏論十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長官，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八曰推恩信，九曰重命令，十曰減徭役，皆邦國之大法。仲淹自領刑法，日夜謀慮，興致太平，而大臣不得薦子弟任館閣等法，招忌甚深，自請行邊，復興邊堡，招還流亡，蠲其稅，羅權酷免州府商稅，河外遂安。旋徙鄧州、杭州、青州，請潁州未至而卒，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諡文正，御賜褒賢之碑，卜葬蘇州之天平山，墓上蒼松古柏，蔭然成林，後世展謁，咸肅然起敬也。仲淹勤政愛民，在西北邊鄙最久，邊防賴以固，百姓藉以安，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立生祠。及其卒也，羌酋數百人哭之如父，齋三日而去，其感人之深如此。

范純仁，字堯夫，仲淹子也。仲淹有四子，卽純佑、純仁、純禮、純粹，皆有聲於時，而純仁最得人望。純仁

幼警悟，八歲能購所授書，皇祐元年舉進士。性至孝友，隨父侍奉，父歿始仕。兄純佑有心疾，昏廢臥，凡十九年而卒。純仁供奉湯藥膳服，賈昌朝請參北都幕府，宋羣荐試館，皆以非兄養疾地辭。平昔學業甚勤，舉進士後益奮發，仲淹門下多賢士，如胡瑗、李覲之徒，純仁皆與從遊，讀書夜分不寢，置燈帳中，帳頂如墨。性夷寬簡，不以聲色加人，而誼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自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所得俸賜皆以廣義莊，蓋天性所緣，早已兼有乃父之風矣。純仁爲政，一如仲淹，以寬仁愛民爲本。宋代黨爭甚力，名臣如司馬光、歐陽修、蘇軾、王安石等，各立門戶，各是所見，此仆彼起，政令無常，惟純仁不持偏見，一以邦國爲重。新黨行青苗，屢圖邊功，純仁以爲害民害國，屢以爲諫，而司馬光盡改熙寧元豐法度，純仁亦不以爲然，謂去其太甚者可矣。呂大防數謀陷純仁，蘇轍亦嘗謗純仁，但大防遭貶，子由論罪，純仁皆力諫，蓋其生平功夫，得力於忠恕二字，卓然有大政治家風度。大防之竄謫嶺表也，純仁力諫，哲宗以爲同罪，貶隨州，又貶永州，時年已七十，且已雙目失明，然怡然就道，戒子弟不得小有不平。徽宗卽位，召還京，任以觀文殿大學士，使上醫視疾，卒年七十有五。

陳東

陳東，字少陽，丹陽人也。少年負奇氣，傲儻有雋譽。貧富得失，無常於懷，好言時事，陳論慷慨。北宋末年，朝政敗壞，蔡京、王黼方柄用，枉法妄行，舉世側目。懼於淫威，人莫敢言。獨東指斥之，不稍隱諱。每逢宴集，座客懼連，輒相引去，東不顧也。以貢入太學。欽宗卽位，天下形勢岌岌，不可終日。東率諸生伏闕上書，痛論國事，謂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謀於後，李邦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結怨於遼金，創開邊隙，宜誅六賊，傳首四方，以謝天下。詞極質直，意又憤切。明年春，貫等挾徽宗東行，東請追貫還，以正典刑。金人逼京師，又請誅六賊。時師成尙留禁中，東發其奸狀，歷歷不差，乃譴死。時朝臣主戰主和，議論囂然。李邦彥議與金和，李綱及种師道主戰。戰未幾，宋師小挫，邦彥藉詞罷綱而割三鎮。東復率諸生伏宣德門而上書曰：『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謬不才，忌嫉賢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梲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列卿之中，不一二日爲執政，天下相慶，知陛下之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陛

下之能去邪矣。李綱任而未專，時中斥而未去，復相邦彥，又相邦昌，自餘又皆擢用，何陛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又未能勿疑乎？今人聞綱罷職事，臣等驚疑莫知所以。綱自起庶官，獨任大事，邦彥等疾如仇讎，恐其成功，因用兵小不利，遂得乘間投隙，歸罪於綱。夫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竊聞邦彥、時中等盡勸陛下他幸，京城騷動，若非綱爲陛下建立，則乘輿播遷，宗廟社稷，已爲丘墟，生靈已遭魚肉，賴聰明不惑，特從其請，宜邦彥等讒嫉無所不至。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宗社存亡，未可知也。邦彥等執議割地，蓋河北實朝廷根本，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則不知割大原、中山、河間以北之後，邦彥等能使金人不復敗盟乎？一進一退，在綱爲甚輕，朝廷爲甚重，幸陛下卽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付種師道以閩外之事，陛下不信臣言，請徧問諸國人，必皆曰：綱可用，邦彥等可斥也。用舍之際，可不審諸！軍民從者數萬，傳旨溫諭，衆莫肯去。自黎明迄午，宣德門喧囂震地，勢頗緊張。有內侍出，衆鬱而磔之。中朝不得已，乃亟詔綱入，復原官，遣人撫諭，衆稍引去。金人解，宰議屏伏闕之士，首自東始。京尹王時雍欲盡致諸生繹紲，人心惴惴，惶恐甚矣。會朝廷用楊時爲祭酒，復東職，事始大定。吳敏爲弭謗議，奏補東官。東力辭，遂歸鄉里。高宗卽位五日，相李綱，又五日，召東至而綱已去，乃上

書請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請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又不報；而伯彥、潛善輩已隱恨在心，伺機報復。時適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事，潛善遽以語激怒高宗，遂不能免。府尹孟庠佯託議事召東，東索食，手書處理家事，字畫如平時。既畢，具衣冠，別洞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年四十有二。四明李猷瘞其屍葬之。東初未識綱，特爲國故，至爲之死，忠義若此，聞者咸流涕云。

陸秀夫

陸秀夫，字君實，江蘇鹽城人。少年好學，敦品勵行。父業鎮江，遂徙家焉。既長，從鄰里孟先生學，雜羣童中，才思敏捷，氣概非常。孟先生指之曰：『此非凡兒也。』景定元年登進士第，聲譽藉甚。時淮鎮李庭芝好結納天下英豪，以得士稱。聞秀夫名，辟入幕中。時淮南才士濟濟，羣彥畢集，獨秀夫才思清麗，時人少能及之；性復沉靜，矜莊自持，不苟求人，而治理百事，咸秩然不紊。庭芝益器之。就幕三遷，至主管機要文字。咸淳十年，庭芝制置淮東，擢參議官。德祐元年邊事急，僚吏亡走甚多，惟秀夫數人守不去。庭芝嘉其忠勇，上其名於朝廷，除司農寺丞，累擢至宗正少卿，兼權起居舍人。二年正月，以禮部侍郎使軍前請

和，不就而反。二王走溫州，秀夫偕蘇劉義追從之，並召陳宜中、張世傑計事。宜中、世傑至，遂相與議立益王於福州。進秀夫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宜中以秀夫久任行伍，諳兵法，遇事諮而後行，率以爲常。秀夫亦殫精竭慮以贊之。旋以彼此議有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事起，世傑不直宜中，宜中無法，亟召秀夫還。時天下變亂日深，庶政俱廢，君臣播越，民無噍類，楊太妃垂簾與羣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秀夫儼然正笏立如平時，言及天下事，輒淒然泣下，淚浥朝服。左右諸臣無不爲感動者。會度宗皇帝以驚疾殂逝，百僚皆欲自散，秀夫曰：『帝一子尙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絕宋，此豈不可爲國耶？』乃與衆共立衛王，承正統。時陳宜中往占城，屢召不至，秀夫奉命爲左丞相，與世傑共秉政。世傑駐兵崖山，綢繆軍旅，秀夫則總統事權，調兵徵工，辛勞甚至。凡有述作，又復盡出己手。雖匆遽播遷，流離轉徙，猶復日書大學章句不輟。至元十六年崖山破，秀夫走衛王舟，而世傑、劉義各斷維去。秀夫知事不可爲，乃仗劍驅妻子入海，復負王蹈海死，年四十有四。

唐順之

唐順之字應德，明武進人。祖貴，戶科給事中，父寶，永州知府。順之生具異稟，少慷慨有大志，稍長，讀書盡萬卷，明理學，能文詞，既扱朱王之神髓，復登韓柳之堂奧，淹貫羣籍，博通今古，爲當代冠冕。嘉靖八年，順之年三十二，會試第一，始改庶吉士。座主永嘉張璠欲留用，順之固辭，乃調兵部主事，引疾歸。無何，復除吏部。十二年，詔選翰林，授順之編修，校累朝實錄，事竣，疾告乞休。疏上，遲不下，或謂順之將遠，璠怒，發旨罷吏部，不復敘用，順之始歸。歸益孳孳於學。至十八年，起復原官，兼春坊左司諫，尋以請朝太子事，復削籍歸。卜築陽羨山中，矢心學術，不與聞外事者十餘年。朝臣雖交章舉薦，累疏報寢。既而倭寇來侵，蹂躪江南北，勢張甚，詔命趙文華親出視帥，薦順之，起南京兵部主事。丁父憂未終，不果行。免喪，乃召爲職方員外郎，進郎中，出參薊鎮兵籍，還奏薊兵見缺三萬餘，怠弛不任戰，將亦如之，並條上便宜九事。總督王忬坐是貶秩，隊伍重加整頓，既奉命赴吳越禦敵，與胡宗憲共謀討賊，順之力主禦海之策，截寇於海外，聚而殲之，不使登陸，藉免內地生民之塗炭，蓋積極之攻守法也。策既定，順之乃躬泛海，冒波濤，犯霜雪，自江陰至蛟門大洋，一晝夜行六七百里，從者驚病，獨順之精神抖擻，氣概軒昂，指揮自如。時倭寇泊舟崇明三沙，旗鼓孚應，頗有威儀，順之所將，則孱兵弱卒，或懼不克應戰，順之不稍怯，督舟師邀寇。

海外激戰。寇倉皇應接，手足無措，順之於其慌亂中斬馘一百二十，沉寇舟十三，鬼搏神贊，出奇制勝，寇大敗而退。順之積功，擢太僕少卿，加右通政，權乃重。會賊犯江北，風鶴頻聞，當道震驚，順之復親率師衆，兼程馳援，總兵盧鏜，副總兵劉顯，鳳陽巡撫李遂皆與焉。諸軍大集，邀賊擊之，姚家蕩，大破之，賊窘退，廟灣，順之師進勦如前，又大捷，殺傷相當。賊懼，深溝高壘，堅壁不出，順之麾兵薄其營，以砲火猛攻不克，時盧鏜守三沙，危甚，告急文書如雪片下，順之不得已，分兵援三沙，屢戰屢失利，乃親躍馬上陣，持刀直前，爲諸軍前驅，賊懼，不敢迎戰，鏜顯固要，順之乃還。時盛暑炎蒸，順之居海舟兩月，窒塞成病，返太倉。中朝擢順之右僉都御史，代李遂巡撫。順之疾甚，猶孜孜於海防，旣滅渡江羣賊，復條陳海防善後九事，文詞炳麟，策亦縝密，爲當道大用。三十九年，力疾浮海，登焦山，望三江而嘆曰：『吾第一梟將，吾病而不克展其能，奈何？』然使一病都堂居海中，則諸將無敢不下海，諸將能下海，則賊自奪氣也。順之一身，繫江海安危如是，良足重已。是年春，抵通州，薨，年五十有四。順之爲人，超脫豪邁，苦節自勵，其於富貴貧賤威武不屈，有大丈夫風。雖生世家，然自奉儉約，持六不主義，冬不爐，夏不扇，衣不帛，食不肉，行不輿，臥不飾，細褥，輟扉爲牀，備自苦修。嘗謂不如是，不足拔除慾根，澈底澄清。故能勵清節林下二十年，不受坊買金，卽

諸生束脩，初尙受其半，既亦辭之。善彎弧，精槍法，於學無所不窺，舉歷算、天文、樂律、地理、兵法、弧矢、勾股、壬奇、禽乙，莫不載稽典籍，窮治究詰，蔚成心得。其學深湛，人不能測其奧也。嗟乎！順之以一書生，而能兼嫻韜略，其出處存亡，江海家國之安危繫焉；而其爲國之心，至死勿休。方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諸葛武侯，其何多讓！嗚呼！武侯而下，一人而已！

顧憲成高攀龍與周順昌

讀明史者無不知有閹黨與東林黨之爭，知東林黨者無不知有顧憲成、高攀龍與周順昌。顧高爲東林書院之中興人，一代清議之主也；周順昌爲東林後起之秀，直言敢爲之士也；其人皆天地之正氣也，其事皆激昂慷慨可歌可泣者也。爲略敘生平如左：

顧憲成，字叔時，號涇陽，學者以涇陽先生稱之。明嘉靖萬曆間人。世居無錫。父學，倜儻負奇氣，自上舍獨徙涇皋，日食一糜，而信孚鄉黨。嘗謂憲成曰：「我名學，爾毋諱我名不學。」故憲成自幼致力於學。萬曆八年舉進士，除戶部主事，大學士張居正寢疾，朝士羣爲禱於神，同官代署憲成名，憲成亟馳赴手。

削之，能不阿權勢如此。改吏部，旋以言侵閣臣，謫桂陽，繼遷處州，擢吏部員外郎，建嗣案起，憲成上疏力諫，其言曰：『……惟是待之一言，（待生嫡子）皇上之所據以爲得，正天下之所共據以爲失，此吉凶之原，安危之幾，不可不蚤辨而慎防也。夫太子天下本，立本所以不忘天下也，豫定所以固本也。是故有嫡立嫡，無嫡立長是也，待嫡非也；就現在論嫡之有無是也，待將來論嫡之有無非也。……』並條舉九不可之理由，向皇上力爭。又遺書王錫爵屬其力請，自一至再，至於十請百請，以去就請，以死生請。謀國之心，矢志弗緩。趙南星之爲吏部主事也，黜陟一以至公，權勢姻婭，不合資望，不堪任事者，概不錄用，雖大學士王錫爵趙志皋之親黨，不能例外，實憲成左右之。憲成嘗與王婁江（卽錫爵）論任命官吏之標準云：『……故論用人大道，正當問其孰可貴閣，孰可冢宰，不可問其孰爲某衙門。』直攻時弊，大快人心，非至公無私者，誰能道此！憲成嘗言閣部既不同心，惟有三十巡撫，十三提學，吏部猶可選擇，使皆得其人，天下事庶幾少補。而南星未幾罷去，憲成亦尋遷選事，既而徙郎中，所事又與錫爵不合，錫爵謂憲成曰：『當今所最怪者，廟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憲成亦曰：『當今所最怪者，天下之是非，廟堂必欲反之。』於是益爲錫爵所不容。又以會推閣臣，所舉忤帝意，坐削籍歸。而憲成之名，益爲天下所重矣。

憲成既歸，乃葺宋楊龜山講學之東林書院，與高攀龍輩講學其中，歲集吳越士一大會，月一小會，悉遵朱子白鹿洞規。四方來觀者，上自名公卿，下至布衣，莫不虛己悚神，執經以聽，東南講學之盛，遂甲天下。憲成爲學，上述孔孟，下宗程朱，而一歸於性善。時有管氏之學，一貫三教，憲成獨排無善無惡之說。嘗曰：『聖人教人，爲善去惡而已；爲善爲其所固有，去惡去其所本無。』又曰：『論本體只性善二字，論功夫只小心二字。』又曰：『二程與橫渠康節，一時鼎興，氣求聲應，此我道將隆之兆也；微元公孰爲之開厥始？流傳最久，分裂失真，有禪而儒，有霸而儒，有史而儒，此我道將渙之兆也；微晦翁孰爲之持厥終？元公之功，不在孟子下，晦翁之功，不在元公下。』憲成學問之得力處，於此可知矣。其爲人剛強正直，至公無私，嘗釋「公」字之意義云：『何言乎公也？是曰是，非曰非，不爲模稜也；是而知其非，非而知其是，不爲偏執也。』憲成懷用世之志，嘗言：『官輦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邊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無取。』故雖講學東林，而於國家政令，時有議論，東林書院遂爲清議之領袖，益遭宵小與閹官之忌，兩黨衝突之甚，肇於此矣。憲成被黜十餘年，起爲南京光祿少卿，不拜，萬曆四十年卒，享年六十三，諡曰端文，遺著有大學通考質言還經錄證性篇等書。

高攀龍，字存之，號景逸，無錫人，生於明世宗嘉靖四十一年，少憲成七歲，故攀龍以前輩侍之，萬曆十七年舉進士，出於吏部員外郎趙南星之門下。攀龍幼受庭訓，潛心兩宋理學，又受憲成南星之影響，故人品正直，學問淵博。四川僉事張世則進所著大學初義，詆程朱章句之誤，攀龍極陳其邪妄。時政黨之爭甚盛，清議與宵小閹官固不相容，而清議中猶復派別紛紜，伺隙互攻，一疏之上，執政輒爲披靡，尤爲當時政治特色。南星主吏部，不久被訐去職，攀龍力諫，並言王錫爵等是非邪正不能辨，但快私憤，鄭材楊應宿輩皆讒，詔宜黜，宿亦訐攀龍，遂謫揭陽。既而歸築水居於漆湖居之，適顧憲成亦罷歸，乃修東林書院，憲成爲主盟，憲成卒，攀龍繼之，先後垂三十年，浸浸爲天下清議之壇坫。天啓起初爲光祿丞，進少卿，轉太常寺，以議論紅丸案，主重懲孫從哲，從哲與援甚固，且摘攀龍疏中語以激怒帝，幸賴葉向高之解救得免。都御史鄒元標、馮從吾等建首善書院於京師，攀龍時與講會，被目爲朋黨，元標等去職，而攀龍獨進爲左都御史，則南星方爲吏部故也。是時葉向高爲首輔，韓爌爲大學士，皆在東林，趙南星爲吏部尙書，李騰芳、陳于庭佐之，高攀龍、楊漣、左光斗秉憲，魏大中、袁化中、長科道，清議盈朝，宵小側目，潛投閹官魏忠賢，而縉紳之禍迫在眉睫矣。魏忠賢初名進忠，少無賴，與悍少年博，不勝，爲所窘，憤而自宮。

入內廷，資緣爲熹宗生母主才人典膳，善諂諛，猜忍陰險，得帝親信。惟雅重南星，遣其甥謁之，不納。魏廣微爲南星通家子，以諂附忠賢，得入閣，三至南星門，不見，因此廣微忠賢啣南星，比而齟之。楊漣爲左副都御史，列舉二十四大罪，劾忠賢，交章言其罪者凡百餘人，帝不聽。忠賢反矯旨杖殺工部郎中萬憬，於是葉向高韓爌相繼乞休，大權入顧秉謙魏廣微手。顧魏以己意點縉紳一冊，以葉韓及繆昌期趙南星高攀龍李邦華鄭三俊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等百餘人爲邪黨，而以阮大鍼等五十六人爲正人，進之忠賢，以爲黜陟之據。王紹徽復編點將錄，列東林黨一百八人，繫以淮南盜宋江等名目，以進忠賢。御史崔呈秀者，閹黨也，巡按淮揚，贓私狼籍，高攀龍發其奸，趙南星議戍之，呈秀乞援於忠賢，誣南星攀龍與魏大中等朋謀結黨，於是南星攀龍罷，明年盡毀天下書院，逮楊漣魏大中，並及周順昌，朝廷善類一空，羣小登用，國事愈不可爲矣。攀龍旣罷，呈秀誓必殺之，緹騎已出，將至，攀龍乃肅衣冠，謁龜山祠，入書齋，遺書表，奔池，自沈而死，年六十五歲。時天啓六年也。崇禎初贈太子少保兵部尙書，謚曰忠憲。攀龍爲學，宗程朱而非陽明，以靜爲本，以眞知實踐爲主。著有周易易簡，二程節錄，春秋孔義，高子遺書等。

周順昌，字景文，號蓼洲，吳縣人。性剛直，疾惡如仇，日市一蔬，以清節自勵，有冰條先生之稱。萬曆四

十年舉進士，故爲東林後輩。明年出爲福州吏，掌行禮者，白順昌應先參謁內監，順昌不往，內監賒取民物，不予值，民索取欠款，反遭殺戮，致激巨變，民死傷甚多，民被火三十餘家。撫院反爲內監所劫，無如何。順昌獨申詳事實，請予嚴辦，以儆效尤，詳文中有：『若復再爲姑息，置之不問，成何法紀？成何世界？』其剛正之氣，忠憤之心，溢於言表。入京爲兵部觀政，其時仕風日壞，人存敷衍，順昌置身其間，無政可觀，但見作揖打恭，升堂畫卯，頗爲痛心，勵清節益甚，居石虎街，黎明入部，薄暮歸寓，家奴六人，日以十文錢市米圖飽而已。所有餽贈及親友酬酢等，一概謝絕。嘗云：『作事不一刀兩段，便生千百枝葉，所以把體面人情一齊拋下。』其風尙可想矣。家本寒微，有積欠，及內外爲官，凡五年之久，而二百餘金之舊債，無從清理，雖受盡故鄉親友之奚落，而不改其清正廉介之節操，尤爲難能可貴。魏大中者嘉善人，契順昌，後與高攀龍等同爲閩黨，崔呈秀輩所嫉，大中被逮過蘇，順昌飲以酒食，且約爲婚姻。緹騎促行，語侵順昌，順昌張目叱之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耶？爲語忠賢，我卽故吏部周某也。』無何與周起元同被逮。吳中人聞之，大譁，毆擊緹騎，巡撫毛一鷺匿於溷藩以免，旣而以吳民爲亂報於朝，意欲株連，而顏佩章、楊念如、沈揚、馬傑、周文元五人，自承爲亂，皆被殺，是皆順昌剛毅耿直之聲所感者也。順昌至京

師，痛罵閹黨，拷掠備慘，卒被重刑而死。時熹宗天啓六年也。諡曰忠介，有燼餘集三卷，行文明白曉暢，語語從肺腑中出，讀之使懦夫立，貪夫廉，直所謂可歌可泣，與日月爭光者矣。

徐光啓

徐光啓，字子先，明季上海人也。生平精研歷算，博極羣書，爲近代吾國科學界之先導。光啓幼讀書，穎悟異常兒，長益敏通，具經濟才。萬曆二十五年舉鄉試第一，三十二年成進士，由庶吉士歷贊善，賢聲卓著。會意大利宣教師利瑪竇來華，光啓偕杭州楊廷筠、李之藻等，從之習天文、歷算、火器，盡得其術。射覆、測算，運用自如。退益肆力攻兵機、屯田、鹽筴、水利諸書，咸有心得。時天下不靖，寇燄高張，楊鎬四路喪師，京師大震。廷臣相顧愕然，計無所出。光啓累疏呈請練兵自效，神宗嘉可，擢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練兵通州，復條上十議。帝以遼事日亟，疏上不報；再疏，仍不報；略給民兵器械而已。光啓所懷雄圖大略，遂不得展。未幾，熹宗卽位，人心懈散，朝野事益不可爲。光啓抑鬱不得志，乃引疾歸。怡養泉石，致力科學。天啓三年，起復故官，並擢吏部右侍郎，居官清廉，德行夔絕。五月，魏閹黨智鉉具疏劾光啓，光啓乃落職，隱

居不仕。崇禎元年，朝廷降旨召還，光啓重申練兵之說，語意激昂，持之甚堅。既而帝憂國用不足，敕廷臣獻屯鹽善策，光啓因進言：「屯政在乎墾荒，鹽政在禁絕私販。」其言警策，帝甚嘉納，擢本部尙書。時適日食失驗，帝欲罪臺官，光啓言臺官測候，沿襲郭守敬法。元時營當食不食，守敬且失占，矧時逾數百年，歷久必差，不可爲臺官罪，宜及時修正。帝從其言，詔西人龍華民、鄧玉函、羅雅谷等推算歷法，加以修正。光啓任監督。四年春，光啓進呈日躔歷指一卷，測天約說二卷，大測二卷，日躔表二卷，割圓八線表六卷，黃道升度七卷，黃赤距度表一卷，通率表一卷。冬十月，辛丑朔日食，復上測候回說。其辯時差里差之法，最爲詳密。五年五月，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尋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光啓柄用，年已老，又植溫體仁、周延儒等弄權專政，故終其身無所建白。明年十月遂卒，贈少保，諡文定。他著農政全書，亦盛稱於世。光啓於有明末葉，天下形勢危急，禍變旦夕不可測，廷臣皆相顧驚愕，束手無策之際，獨能以練兵自效，請其瑰奇傑特，允推不及，迨夫利瑪竇履華土，挾西洋天算科學以俱來，光啓亟起請業，以爲當世學者倡，其燭見機先，實開近代科學之先聲。宜其人格事實，學術文章，三百載以下，猶令人起而生敬，不可或忘也。

陳子龍

陳子龍，字臥子，松江華亭人。少年才器俊異，風華發露，弱冠治舉子業，卽卓犖有聲於當世。兼擅詩古文詞，胎息魏晉，駢文尤工妙。崇禎十年進士，選紹興推官。會東陽諸生許都者，爲副使達道孫，任俠好施舍，慷慨能負重，陰結志士，日以兵法部勒賓客子弟，思得一當。子龍知其才，薦諸上官而不能。後義烏奸人假中貴名招兵，事發，適都葬母山中，會者萬人，譖者告監司王雄曰：『都反矣！』雄不辨，遽下令搜捕，都不獲已，遂反。旬日間聚衆數萬，兼程陷東陽、義烏，進迫郡城，勢大張，繼又稍稍引去。巡撫董象恆坐事落職逮治，倉卒間無繼者，巡按御史左光先遂命子龍爲監軍討之。兩軍交綏，無大勝負。時遊擊某大破犯郡之兵，都乃率餘衆三千，退保南砦，雄以都聚糧據險，官軍慮不能克，意欲招撫，以爲息事寧人計，就商子龍。子龍以都爲舊識，乃單騎入其營，責數其罪，諄令歸降，全其生命，都悟，遂偕見雄，并往山中遣散其衆，自以二百人降。東陽令與都有私憾，積不能，至是遂譖於光先前，竟斬都及其部下六十餘人於江濟，子龍力爭不能得，心愈憂憤。中朝擢子龍兵科給事中，命甫下而京師陷，未及就。福王立南京，子

龍遂事福王，謀復故國。甚至嘗上疏力言防江之策，求師海舟，議不可緩，並請以兵部主事何剛訓練，當道嘉納，如議行。未幾又列上防守要策，請召還故尙書鄭三俊，都御史易應昌，房可莊，從之。又言中使出搜巷，凡有女之家，黃紙貼額，持之而去，閭井騷然。奏上，中樞以中使私自搜探，甚非法紀，乃命禁訛傳誑惑者。子龍又以福王沈溺聲色，朝事敗壞，因進諫曰：『中興之主，莫不身先士卒，故能光復舊物。今入國門再旬矣，人情泄沓，無異昇平，清歌漏舟之中，痛飲焚屋之內，臣不知其所終。其始皆起於姑息一二武臣，以至凡百政令，皆因循遵奉，臣甚爲之寒心也。』福王庸懦之主，不能用其言，遂乞終養去。未幾，清軍下淮安，陷金陵，東南半壁，幾無噍類，江左偏安，漸致不支。南京既亡，州縣多聚衆禦敵，如江陰、嘉定、松江皆櫻城自保。時吳淞總兵吳志葵自海入江，結水寨於泖湖，黃蜚以太湖軍千艘應之，轉戰蘇、崑、宜、常，悉爲清軍擊敗，蜚及志葵且被擒，死焉。清兵乃進圍松江，冒蜚軍帕首入城，城遂陷，總督沈猶龍死之。國事至此，益不可爲，而子龍故國之思，未嘗少衰。致仕後，卽密與浙東兵通聲氣，旣又受魯王部院職銜，魯王遣張名振、沈廷揚引兵入蘇，子龍聯太湖兵爲內應。事未舉而謀洩，名振、廷揚以遇颶，崇禎盡喪其軍，子龍被執，乘間投水死。子龍深於文學，初與同里夏允彝並負重名，時吳門復社氣燄煊赫，不可一世，子

龍允彝結幾社雲間以應。允彝故能吏，明亡，走謁尙書史可法，與謀興復。復與子龍圖大事，不成，赴水死。越二年，子龍獄發，其子完淳，兄之旭，詞連並罹難，一門忠謹，遂盡於此，而子龍以文吏諳兵法，於國家存亡絕續之際，效力萬一，事雖不成，其志亦良足嘉已。

盧象昇

盧象昇，字建斗，號九台，宜興人。天啓二年進士。白皙而臞，膊獨骨，負殊力，善射，五十步外發無不中，又嫻將略，有知兵名。明末天下大亂，邊疆烽烟不絕，而國內又流寇四起，李自成、張獻忠等尤熾。崇禎初，大名、廣平、順德三府告警，象昇以右參政兼副史整兵破走之，有「天雄軍」之稱，象昇之威名自此始。鄖陽之役，張獻忠有衆數十萬，屯於烏林關等處，象昇與陳奇瑜夾擊破之，搗其巢穴，三寨均毀，斬馘五六千，漢南寇幾絕，而湖北得保無恙，自是獻忠見盧家旗幟卽走不復抗。崇禎八年，象昇總理江北、河南、山東、湖廣、四川軍務兼湖廣巡撫，未幾進兵部侍郎，加督山陝軍務，汝洛告警，高迎祥等三十餘萬，連營百里，象昇揮兵破之，又敗之於確山，賊走滁州，李闖、高迎祥、張七等合衆來犯，象昇令祖寬、羅岱分兩翼殺賊。

賊屯銳於淠陽，象昇檄淮撫朱大典，楚撫王夢尹，鄖撫宋祖舜等合圍殲之，而大典等行動遲緩，賊得遁走，然又破之於確山，敗之於汝洛，促之於豫鄂界上，成破竹之勢也。明廷勦匪之軍，累戰無功，以曹文詔艾萬年陣亡，尤世威敗績，自後寇勢益張，士無鬪志，象昇在崇禎六年至十年間連戰勝賊，軍心復振，使無意外，則東南之賊，不足平矣。崇禎十年邊事緊急，京師有警，象昇移督宣雲之師，賊勢復張。明年口外復警，京師振動，象昇按兵不動，但戒邊吏毋輕言，潛師右衛，相持一月，整軍擊之，宣師自東，雲師自西，大破之。蓋象昇早知邊外乞炭馬蹄闊踏四十里，爲調虎離山之計，欲使宣雲之師，移衛京師，然後乘虛以下雲晉也。其知兵甚審。崇禎十一年，象昇丁外艱，循例去職奔喪。是年九月清兵已自石匣鎮入駐牛關，京師危在旦夕，象昇奉詔勤王，督天下兵。時朝廷分主和主戰二派，崇禎不能決，會象昇至，問之，曰：主戰有楊嗣昌者樞輔也，亦主和派之領袖也，因此啣之，事事掣其肘，兵與餉皆靳而不與，象昇名爲督天下兵，實羸卒二萬耳，而張其平以雲晉警出關，王璜又引兵去，象昇所部乃僅五千矣。清兵分三路，一自涑水攻易，一自新城攻雄，一自定興攻安肅，象昇由涿州進據保定鉅鹿，與清兵遇於蒿水，象昇自知不敵，向嗣昌請援，不應。十二月十三日與清兵戰，躍馬行陣，自辰及未，砲盡矢窮，中四矢三刃，歿於陣。牧官楊

陸凱伏其屍亦死。楊延齡得其屍，而嗣昌不信，死七十五日始得殮。明年始復其兵部尙書職，贈諡忠烈。有盧忠肅集二卷行世。象昇之治兵也，法度謹嚴，不攘民，故能得民心。方其與清兵戰於鉅鹿也，畿南父老，勸象昇移軍廣順，緩圖恢復。象昇曰：『自予與賊角，經數十百戰，未嘗衄，今者以疲卒五千，大敵西衝，援師東隔，事由中制，食盡力窮，且夕死矣，無徒累爾父老爲也！』衆皆泣雷動，咸攜粟餉軍，或有飴棗一升者，曰：公煮爲糧，及聞其死，三郡之民，痛哭失聲。其御下也，溫厚有加，甘苦與共，故能得將士心。嘗於軍中水餉絕三日，象昇亦水漿不入口。三賜尙方劍，便宜行事，未戮一人。戰死時，麻衣白網巾，爲士卒所見，曰：此我盧公也！皆號哭。其與賊戰，輒身先士卒，刃及鞍，不顧也。失馬卽步戰。嘗逐賊危崖，一賊自巔射中象昇額，又一矢僕夫斃。象昇提刀戰益疾，賊因相戒曰：『盧廉使，遇必死，不可犯。』象昇貌溫文儒者，至蹈陣雄呼，則萬騎辟易。軍書羽檄，據鞍揮灑如飛。朱墨淋漓，馬鬣盡是。得一機要，輒披衣夜起，卽施行。明季士大夫，卑汚者無所不爲，清議者，好高鶩遠，皆無補時局。象昇慨然曰：『臺諫諸臣，不問難易，不顧生死，專以求全責備，雖有長材，從何展布。』深中時弊矣！明末內憂外患並作，熊廷弼、袁崇煥均死，朝廷以洪承疇辦西北，盧象昇辦東南，自象昇死難，承疇降清，明室遂不可爲。象昇責任心彌重，嘗謂帝曰：『臣

非軍旅才，愚心任事，誼不避難，予受國恩，恨不得有死所，如萬一不幸，寧捐軀斷頭耳！嗚呼烈矣！

瞿式耜

瞿式耜，字起田，常熟人。舉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吉安永豐知縣，有惠政，得民心。天啓元年，調任江陵，永豐縣民環乞留命，再任，以憂歸。崇禎元年，擢戶科給事中。常明季，萬曆朝內庭黑闇，廷臣黨比；天啓年間，魏闖當政，閹黨專橫；崇禎初立，雖銷燬三朝要典，更定逆案，而黨派門戶之見未盡除，暗中猶在傾軋。式耜疏陳時務，則言：『起廢不可不覈，陞遷不可不漸，會推不可不慎，謚典宜嚴，刑章宜飭，論人宜審，附瑞者宜區分。』與意存偏見者異。在朝論人起廢，搏擊權豪，大臣畏之。十月詔會推，廷臣共推轂禮部尚書錢謙益，而同官周延儒方以召對得上意，且又結好於戚畹鄭養性、萬煒及東廠、唐之徵爲內援，式耜恐兩人不能並相，因力阻延儒，後會推疏上，首承基命，次錢謙益。時上意在延儒，不推，適滋上疑，黨同之疑中於上者愈深。溫體仁乘隙發難，疏糾謙益科場舊事，延儒助之，謙益奪官，式耜坐貶謫。復以嘗頌貴、寧參政、胡平表殺賊功請優擢，其後平表爲貴州布政使，坐不謹罷，再貶二秩，遂廢於家。十年春，正月，

常熟奸民張漢儒許謙益式耜貪肆不法，體仁主之，下法司逮治，幾殆，尋體仁去位，獄稍解，謙益坐削籍，式耜贖徒。十七年，福王立於南京，八月起式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代方震儒巡撫廣西。明年夏，六月，甫抵梧州，八月，靖江王亨嘉僭謀監國，式耜啓以大義曰：『兩京繼陷，大統懸於一髮，豪傑睥睨逐鹿，閩詔既頒，何可自興內難，爲漁人利？』亨嘉怒，促式耜入桂，式耜卽陰檄思恩參將陳邦傳防梧，又止狼兵勿應。亨嘉旋以廣西不可守，謀趨廣東，令楊國威留守桂林，東引至梧州，式耜不朝，亨嘉知不可奪，劫式耜，幽之桂林，假撫軍令，入署索勅印。會總督丁魁楚以兵擊亨嘉於府江，亨嘉敗，狼狽間道奔桂林，釋式耜。式耜授計中軍官焦璉，會邦傳兵應檄至，共執亨嘉，以檻車獻唐王聿鍵，亂遂定。唐王以式耜平逆藩功，晉司馬，式耜辭曰：『國家禍變，構難同室，詎臣子稱功地。』因改授兵部右侍郎，以晏日曙巡撫廣西。式耜得代，遂放舟東下，夷猶山水間。蓋式耜心在神宗之孫，故既受靖錮，而又見疏於隆武，比奪西撫，遂堅意不入朝也。九月，清兵破汀州，唐王敗死，式耜與丁魁楚等議立永明王由榔，以十月十日，監國肇慶，式耜、魁楚、呂大器並爲大學士。式耜欲就粵西，恢復中原，嘗曰：『海內幅員，止此一隅，以至盛視粵西，則一隅似小，而就粵西恢中原，則一隅甚大。』其志甚大，乃爲中興根本之計也。未幾贛州失守，警報一傳，促

駕者朝不待夕，迫王赴梧州。式耜力爭不得，請身留，宗人府朱容藩曰：『左右所恃，惟式耜一人，式耜留守，上行益孤。』不許。王舟西，式耜部署五日，疾發抵梧，王又越梧而西。迨清兵破肇慶，逼梧州，巡撫曹擘迎降，丁魁楚、呂大器、王化澄皆棄王去，西上護蹕者，惟式耜而已。永歷元年正月，王由平樂抵桂林。式耜以桂林爲楚粵之交，儘可安居，分部守禦，招徠俊傑，以爲恢復。徒以小輩危言，中驚心之弱主，二月王又入全。式耜疏陳利害，請留不許，自請留守，許之。進文淵閣大學士兼吏兵二部尙書，賜劍便宜從事。王旣出奔，桂林告急，總督侍郎朱盛濃走靈川，巡按御史辜延泰走融縣，布政使朱盛瀾，副使楊垂雲，桂林知府王惠卿以下皆遁，留守者惟式耜與通判鄭國藩、縣丞李世榮，及都司林應昌、李當瑞、沈煌而已。桂林虛無甲兵，式耜連檄召焦璉，璉駐黃沙鎮，卽率騎三百人應召，時山水氾濫，水中行軍，以三月十日薄暮抵留守府，式耜懽甚，拊其背而勞之，如家人父子。翌日清兵數萬猝至，以騎數十直入文昌門，登城樓，瞰式耜公署，矢集式耜綸巾，式耜叱曰：『狡猾乃敢爾！』呼焦璉，璉袒臂控弦提刀至，式耜卽挽弓，自下射一將顛。清兵矢集屋上，或中免謁牌。璉發數矢，敵應弦而倒，清騎乃下城。璉卽麾三百騎，大呼殺出，直貫清營，左右衝突，所向披靡，戈刃所及，血雨肉飛，式耜率士民，擊金鼓從之，以助軍威。是役也，斬首數千級。

璉以三百騎，破清兵數萬，桂林得全。十二月，桂王還桂林。式耜留守，不徒治軍，而兼治民，嘗曰：『所重者，在外猶在內也。』永歷二年，郝永忠駐桂林，惡城外團練兵，盡破十八村，殺戮無算，與式耜構難。式耜盡力調劑，永忠乃駐興安。清兵前驅至靈川，永忠戰敗入桂林，請王卽夕西走。式耜力持不可，曰：『督師警報未至營，夜警無大恐，二百里外之風塵，遽使九五露處耶？播遷無寧日，國勢愈弱，兵氣愈難振，民心皇皇復何依！』不聽。桂王左右皆速駕，式耜又言俟督師還，背城借一，勝敗未可知，若以走爲策，則何地不危，反覆數百言。桂王曰：『卿不過欲予死社稷耳！』式耜泣下沾衣。嚴起恆曰：『明日當議之。』夜半桂王行。王甫出城，永忠大掠，趙印選諸營自靈川至亦大掠，城內外如洗。永忠走柳州，印選等走永寧。明日式耜息城中餘燼，安撫遠近，焦璉及諸鎮周金湯、熊兆佐、胡一青等亦率所部至，何騰蛟亦自永福來，民心粗定。桂王自象州走南寧。三月，清兵烏金王知桂變，意空虛，襲桂北門，謂城旦夕下。式耜坐守北門，慰勞軍士，勉以忠義。督師何騰蛟督將校胡一清、焦璉、周金湯、熊兆佐等，分三面出城，直奔清營，左右衝擊，奮擊殺敵，作殊死戰，清兵潰奔，退全州。時桂王在南寧，式耜遣使慰桂王及太妃起居，始知式耜無恙，爲之泣下。五月，督師何騰蛟乘勝復全陽，上疏報捷，不自爲功，曰：『爲皇上以信臣用臣者，瞿式耜一人也。』

時式耜方病暑，往全勞師，諸軍列營全城外，數十里，旌旗蔽日，將帥咸帕首弓刀，伏馬前曰：『微瞿公，無以有今日！』式耜深得軍心，從可概見。蓋朝廷久已共棄此土，忍死苦撐，以保斯土者，祇留守式耜一人耳。永歷三年，清兵襲湘潭，督師何騰蛟墮馬被獲，不屈死之，國勢大危，而朝士方植黨相角，式耜不能禁。永歷四年，正月，南雄破，桂王懼走梧州。九月，全州破，開國公趙印選居桂林，衛國公胡一清守榕江，與寧遠伯王永祚皆懼不出兵，清兵遂入嚴關。十月，一清、永祚入桂林分餉，榕江無戍兵，清兵益深入。式耜檄印選出，不肯行，再趣之，則盡室逃。一清及綏寧伯蒲纓，武陵侯楊國棟各家老營俱去，城中一空。式耜端坐署中，胡一清躍馬入署，請上馬從去。式耜曰：『去何之？從一清去，何如？從留守留守！』不聽。部將戚良助牽馬至，跪請上馬，出危城，號召諸勳，再圖恢復。式耜曰：『四年忍死留守，其義謂何？我爲大臣，不能禦寇，以至於此，更何面目見皇上，提調諸勳乎？』遣之出城。後有家人泣請，忍死須臾，以待萬里赴行之次，公子一面而訣。式耜亟揮之曰：『我重負天子，尚念及兒女耶！』蓋式耜身繫封疆之重，早具城亡與亡之決心，所謂一死以報國也。時總督張同敞自靈川至，誓偕死，乃相對飲酒，一老兵侍，召中軍徐高，付以敕印，屬馳送桂王。黎明，數騎持弓腰矢突至，式耜與同敞曰：『吾兩人待死久矣！』遂與偕行，見定南

王孔有德。式耜與同敵立而語曰：『城已陷矣，惟求速死，夫復何言！』定南王溫慰諭之降，不聽。曰：『吾兩人昨已辨一死，其不死於兵未至之前，止以死於一室，誠不若死於大廷耳！』有德知不可屈，念重之，幽於民舍。兩人日賦詩倡和，得百餘首，曰浩氣吟。會式耜遣死士遺焦璉書，極言清兵羸弱，勸璉卽提兵抵桂，且曰：『中興大計，無以我爲念。』邏卒得之，以獻有德，有德恐於十一月十七日殺之，同敵俱死。遠近士兵，莫不流涕。越三日，侍御姚端、楊藝、式耜門下士也，具衣冠，淺葬二公於風洞山之曠地。嗚呼！明室之亡，亡於君王之優柔寡斷，小人之乘間弄權，式耜之死，與熊經略、袁督師及盧象昇蓋出一轍，事雖不成，而忠義已昭於後世，亦可以無憾矣。

沈廷揚

沈廷揚，字季明，別號五梅，生於明季崇明南沙之富家，秉性俠義。年十七，歲遇災荒，民飢乏食，廷揚立捐四千金，拯濟鄉里，義聲震一邑。邑人士之識與不識者，咸以「百五」稱之。「百五」者，其乳名也。蓋廷揚雖爲富家公子，而接近平民，慈惠周濟，深得鄉里大衆之信愛，自幼已然。及壯，憤國家多難，慨然有經

營四方之志。處世輕財重義，立身尙氣節。有寧波馮某者，挈子元颺，千里覓館，困於途，遇廷揚於逆旅，廷揚留之歸，語馮曰：『先生與令子，安心讀書可也。』歲終，以百金送之歸。後元颺卒，連第成進士，感恩不置。明相溫體仁，爲人外曲謹而內猛鷲，機深刺骨。蘇人周應璧，撫寧侯朱國弼客也。體仁挾撫寧章劾之，嫌以他事收應璧，及撫寧，五毒備至而死。廷揚在燕，不避黨禍株連，獨毅然經紀其喪，返葬於吳，其剛健好俠義如此。廷揚卓識有膽略，以經邦戡亂爲己任。崇禎中受武英殿中書，值流寇亂，山東多警，運道時梗，疏請議復海運，先後上海程圖冊及海運書五卷。其疏中有云：『安常不必計及海，有變不宜全恃河。』遠謀深計，非常人所能臆測。故員外郎曹璣抗言不可行，與漕臣朱大典議，又不合。廷揚終復抗疏，請自備船試。疏中有云：『當此主變臣辱之時，有力者宜效力，有智者宜畢智。』又云：『國初行令如迅雷，趨事如流水，今如此蹉跎歲月，何時而成？臣但願效忠，不願博官，自買船載糧先試，以爲榜樣。爲國非爲身，做事非做官，不廢朝廷一錢，不失朝廷一粒，設有不利，臣身當之。』毀家紓國，已非恆人所能。廷揚毀家，以辦前未經辦之海運，「爲國非爲身，做事非做官」，心懷何等坦白，彼但顧身家，不知君國爲何事者，能無愧煞！崇禎十三年六月一日，廷揚率自置船，由淮安，自廟灣出海，二日至鷹遊山，候總漕船，三日

不至，六日乘風趨靈山，薛家島，拂成山，越始皇橋，抵津沽，凡行海程三千四百里，止十日耳！馳聞朝廷，臣驚主喜，授戶部尙書郎，督理海運。十五年，錦州告警，科臣張縉彥請急籌關外運送，廷揚奉命往登州，與巡撫徐人龍計海運事，初，寧遠軍率用天津船，自登州候東南風，轉粟至天津，又候西南風，轉至寧遠。廷揚請從登州，逕至寧遠，達鴨綠江，可半月。時洪承疇被清師困於松山，餉援垂絕，廷揚由海運至，軍中歡震。松山後雖終以不守，而海運濟餉之功已大著矣。是年，陸光祿少卿，十六年，陸太僕正卿兼戶部事，開運淮河，屯田泗水，與漕撫史可法，竭力呼號，挽滯爲通，起罷而捷，常拂諸權貴意。廷揚之興海運，不僅爲通漕濟餉之計，且爲匡扶國家，保衛社稷之故。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崇禎帝自縊殉國，京師陷，福王稱制，弘光元年，命廷揚帥海舟防江，兼理餉務，餽江北諸軍。廷揚上疏云：『臣有水楮船百艘，皆高大可容兵二百人，水手皆熟知水道，便捷敢鬪，曩止運米，故舟僅三十人，今海運停，如添招水帥，練習水戰，臣願統之，則二萬之衆，足成一軍，亦長江之衛也。』夫當國家危亂分崩之時，能計及以水師籌防禦，謀退據者，在明季，廷揚實爲翹楚。無如君荒臣懦，將驕兵惰，南都瓦解，廷揚乃率部下，歸家散財，部署水楮船數百，糾旅航海，斂衆舟山，依黃斌卿。唐王聿鍵卽位於福州，建元隆武，授廷揚爲都察御史兼戶兵二部侍郎，

總督浙直水師；魯王監國於紹興，授官亦如之。丁亥（清順治四年）春，督舟師北上，圖江南，至崇明糧盡，泊舟鹿宛，逆清師，大戰四晝夜。四月十四日至福山，颶風大作，士卒頗多溺死，舟膠於徐六涇灘，不屈，遂見執，麾下七百人從焉。清巡撫土國寶，魏闕義子降清者也，坑七百人於姑蘇婁門之李王廟，坑時，土向廷揚曰：『懼乎否？』廷揚徐曰：『七百人義士也，倚我爲主，我何懼！』笑向七百人曰：『爾快去！無留戀！早晚來隨吾！』七百人齊曰：『謹候公！』其聲如雷。七百義士，隨廷揚抗節航海衛國，視死如歸，義烈之風，洵足流方千古，而訓練之感化之者，廷揚也。國寶譽廷揚爲真鐵漢，勸之薙髮，廷揚曰：『安見鐵漢有薙髮乎？留此幾莖，好見吾先帝於地下。』於是檻送廷揚及其姪元昇至金陵，見內院洪承疇。洪與廷揚有舊，欲脫之，謂之曰：『爾是假者，沈某已爲僧去矣。』廷揚曰：『沈某是真，洪某是假，洪某守死遼陽，御祭謂何？』並指洪大罵曰：『天下事，都壞汝等。』洪命送之按察使獄，時門人周亮工值按察，涕泣勸廷揚薙髮，廷揚張目曰：『我不爾識，昔日同事諸公，皆先盡節矣，我死，猶晚也！』又推冠指髮曰：『爾曉此千條萬縷者，父母浩氣所鍾乎！頭可斷，髮不可斷。』七月一日，門人韓范及甥黃仲融等進獄慰問，廷揚命酌酒，未半，廷揚下視，若有所思，韓忽下淚，元昇亦下淚，廷揚忽起，厲聲曰：『姪昇淚胡爲？吾今以美事貽

爾，淚胡爲？」韓曰：「恐公有所思，思家鄉耳。」廷揚曰：「國已破矣，何用家爲！忠臣不怕死，不顧家，死期已到，將有慷慨之行，有所思者，思文天祥輩耳！」甥仲融泣詢後事，不答，固請曰：「我受國厚恩，死何恨，祇念爾母尙彙葬，今屬汝耳。」是日暢飲竟日，顧旁一侍卒，命韓酬之百金，曰：「勞爾刑時，擇一利刃。」卒有惡狀，曰：「小人何敢。」廷揚曰：「古今成敗大事，忠臣盡志時候，不殺不了，與汝何礙！」二日酉刻，廷揚方巾寬袍，轎至三山街淮清橋，南拜訖，從容仰臥，自撩其鬚，曰：「來殺！」刀斷喉而卒。姪元昇亦如之。嗚呼！烈已！甥仲融扶其櫬葬蘇虎邱五人墓西。舟山民聞之，巷哭立祠以祀。妻袁氏先卒。妾張氏，傾囊中置墓前祭田，守其塚。遺文沉於海，未傳，惟其氣浩然，其節凜然，足以昭垂千古，永爲後世範焉！

顧炎武

顧炎武，一名絳，字寧人，學者稱亭林先生，崑山人。少年淹貫羣籍，博通經史。秉性耿介，不苟同，獨與同里歸莊雅相友善，共游復社，一時有「歸奇顧怪」之稱。及明季喪亂，闖賊內鬩，胡清外迫，國勢飄搖，有岌岌不可終日之概。炎武遭時多難，慨然以澄清天下爲己任。無如時乖事蹇，未幾而賊破京師，崇禎

帝自縊殉國，清軍入關，明社以覆。時炎武年方壯盛，每懷宗邦，泫然出涕，因於順治二年，偕歸莊及嘉定吳其沆共起事吳江，謀抗清軍，兵敗出亡，其沆死之。炎武母王氏時適避兵常熟，清軍既據海壩，不食而死，遺命弗事二族。炎武遭此閔凶，深痛家國，自是抗節讀書，義不事清。唐王既立於閩，以職方郎召之，炎武念母未葬，不果行。迨吳兆勝禍發，炎武幾與其難，獲免，欲赴海上，道梗不前。順治七年，有怨仇欲害之，炎武變衣冠，乃作商賈，客遊江浙間，逍遙山水，考察地理，阨塞復之南都，屢哭於孝陵。後五年，四謁孝陵，歸，有叛僕投里豪，欲上變告。炎武縛而沉諸水，僕壻復投里豪，覆其案，以千金賄太守，欲殺炎武，危甚。或爲求解於兵備使者，事始得解。於是炎武浩然有去志。至五謁孝陵，北行入魯，墾田章邱長白山下，遠越居庸，仍以恢復故國爲職志。至順治十五年而徧遊京畿，入都，至薊州，歷遵化、玉田，抵永平，登孤竹山，謁夷齊廟。明年出山海關，歸至昌平，拜謁長陵以下，圖而記之。既復思江南山水有未盡者，因南歸，六謁孝陵，東至會稽，舉凡吳越奧區，山川形勢，炎武遊屐所經，皆瞭如指掌。翌年復北行，謁思陵，由太原大同入關中，至榆林暫息。後又往昌平，謁天壽山，奠懷宗攢宮。越二年而往代州墾田。自謂：『馬伏波田疇皆塞上立業，』又曰：『使吾澤中有牛羊千，則江南不足懷矣。』次居代北，以墾田事託之門人，而已身出游。康

熙六年之淮上，開雕音學五書。會聞萊州黃培詩獄有連，炎武自京星夜馳濟投案。下獄。李因篤親往解救，獲免。復如京師。自是策馬戴笠，往來諸邊塞重郡，前後凡十餘年。每出必以二馬二騾載書自隨，所至阨塞，考察靡遺，其有不明，則呼老兵退卒，詳詢底細，一一筆而錄之；或與平昔所聞不合，則發書對勘，孜孜不稍懈。時或循行原野，無足留意，則於鞍上默誦諸經註疏，迴環熟復，無一字訛者。故炎武晚年雖雲遊南北，實地勘察，然其學殖亦日進不已，蓋勤劬之功也。康熙十六年，始定居陝西華陰，置田五十畝，資墾殖。有餘則貯存之，以備有事。清初開明史館，熊賜履主館事，貽書召炎武，答曰：『欲以一死謝公，』賜履懼而止。康熙十七年，有以博學鴻儒薦者，炎武辭曰：『刀繩具在，無速吾死。』亦不果。明年大修明史，朝野復又羅致及炎武，炎武請以身殉得免。終其身，嘗一日事兩姓。其氣節凜健，不可企及。康熙十八年春，出觀伊洛，歷嵩山少室曰：『五嶽遊其四矣。』會歲饑，遂由河南出汾州，復返華陰。康熙二十年，炎武自華陰至山西，由運城抵曲沃，患嘔瀉，明年正月四日，卒於曲沃。炎武敦氣節，治學亦博雅有斷裁。精研音韻，力倡經學。生平著書數十種，如日知錄、音學五書、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城志，皆卓卓著者。炎武鑒於晚明理學之衰敝空疏，極致不滿，首施嚴厲之攻擊。其言曰：『竊歎夫百餘年來之爲學者，往往言心

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與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與天道，子貢之所未得聞也。性命之理，著之易傳，未會數以與人。其答士問也，則曰「行己有恥」；其爲學，則曰「好古敏求」；其與門弟子言，舉堯舜相傳，所謂「危微精一」之說，一切不道，而但曰「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嗚呼！聖人之所以爲學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學而上達」。顏子之幾於聖也，猶曰「博我以文」；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學。自曾子而下，篤學無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則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之學者數十百人，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而一皆與之言心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是必其道之高於夫子，而其門弟子之賢於子貢，祧東魯而直接二帝之心傳者也，我弗敢知也。」又曰：「今之學者，偶有所窺，則欲盡廢先儒之說，而駕其上；不學則借一貫之言以文其陋，無行則逃之性命之鄉，以使人不可詰。」其攻擊理學，義正詞嚴，可謂至矣。炎武治學，以證據爲準，每遇疑義，必旁通博引，互相發明，證據既足，始定其說。此其精神與近世科學方法，頗相接近，人謂清代漢學饒有科學精神，炎武實爲開山大師，其功不可沒。益以生當明末，庶政焚亂，社稷顛危，炎武自奮厥志，乃心國家，慨然欲有所效力於朝廷，於是歷覽二十一史，以及

天下郡縣志書，歷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冊之類，舉凡典章制度，無不關心。蓋炎武生平，頗富致用思想，自壯歲至老，顛沛流離，抱遺民之戚，繫故國之悲，恢復之念，建樹之志，未嘗一日衰。故其足跡所至，輒訪問阨塞，屯田闢殖，小試其技，資爲他日襄大事之準備。其論文也，一以「明道」「救世」爲依歸，「不關經術政理之大，不作。」終身守此不渝。

嗚呼！炎武一生，志切宗國，恢復有心，歷盡艱辛，冀圖展布，只以物與心違，時與願逆，鵬圖未展，賈志以歿。然其畢生志行卓絕，皎然與日月爭光；凜凜勁節，青史騰輝，其亦不朽也夫！其亦不朽也夫！

顧祖禹

顧祖禹，明末清初人。父柔謙，入贅於昆湖譚氏，其生子也。夢宋范祖禹，因以爲名，而字之曰景范。祖禹嘗自署爲常熟人，則從母氏里也。實則世居無錫宛溪，故自號宛溪，學者亦以宛溪先生稱之。柔謙自常熟歸，徙家釣渚，祖禹自中歲以後，則遷居膠山黃氏家，釣渚膠山固皆錫地也。柔謙生當叔世，躬遭國變，幼又遇家難，故澹名利，尙氣節，入清後改名曰隱，字曰耕石，將卒謂祖禹曰：「汝能終身窮餓，不思富

貴乎？」曰：「能！」「以身爲机上肉，不思報復乎？」曰：「能！」又曰：「汝他日得志，如吾家舊怨何？」曰：「不敢忘！」柔謙曰：「嘻！何所見之小也！夫天道春舒而秋肅，吾家數傳以來，頗稱盈盛，以汝祖之才而中折，天也，於狂且何尤！且彼敗我家者，曾有勝於我乎？我力能振之，猶當衣食覆被之，慎毋以前事爲念也。且同室中寧彼以非禮來，吾不可以非禮報。」故祖禹生平不念舊惡，不事富貴，雖奇貧而廉介如故，終其身不入仕途，得處士之稱焉。祖禹少負異才，讀書精博，好大略，甫志學年，已慨然有興復之志，與同里范賀鼎、九黃庭守中友善，每縱談肺腑，相對憤懣，大帽方袍，往來於釣渚、膠山，以示不忘明室。崑山 徐乾學尚書奉命修一統志，知祖禹精地理學，固延之，三聘乃往，因得徧觀傳是樓書，參稽窮考，成讀史方輿紀要一百三十卷，集百代之陳言，考諸家之緒論，凡山川險易，古今用兵戰守攻取之宜，興亡成敗得失之跡，一一載之於書，每舟車所經，亦必覽城郭，按山川，稽里道，問關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相與從談論，考其異同。故其書精覈，可以佐兵家之用。每撰著有所感，輒提鐵如意起舞，蓋祖禹抱家國之感，種族之思，無所激發，聊託空言以奇世，其心胸之抑鬱可想也。一統志成，乾學將列其名，祖禹不可，至欲投死階石始已，其義不事清也如此。寧都 魏禧亦抱遺民之感，以文章鳴天下，及其游吳，交祖禹大驚異之，

讀其方輿紀要，則稱爲數千百年所絕無僅有。禧於康熙十九年客死蕪湖，祖禹馳往經紀其喪，哀痛如喪兄弟。三藩之役，祖禹託妻孥於黃守中，南浮閩海，抵耿氏幕，欲藉其手以覆滿清，事竟違願，歸時年已六十餘。康熙中卒。明季士大夫，多寡廉鮮恥，至有身負國恩反爲敵用者，祖禹一少年遺民耳，未受國家之恩，但其義不事清，終身不屈，此其人格可佩也。發爲文章，以爲世用，淹博精審，其學問可佩也。清代學術論者咸推顧炎武爲開山大師，而地理之學，祖禹實較炎武爲深。讀史方輿紀要，可以傳諸千古而不朽。嗚呼！祖禹亦可以無憾矣。

陸世儀

陸世儀，字道威，號桴亭，江蘇太倉人。明末爲諸生，生而端敏，好聖人之道，言動輒規古昔，厭薄聲利，不事舉子業，讀書刻苦，好談大義，嶄然露頭角。年十六，父勸之曰：「一飲一食，常維經義，可以收放心，或坐或臥，如對聖賢，可以卻邪念。」世儀揭諸座右，黽勉自勵。年二十七，始習爲主敬之學，設「考德錄」，按月書敬不敬於冊，以考驗進退。與同里陳瑚、盛敬、江士韶倡明正學，互相研摩切磋，辯難質疑，或橫經

以論討，或卽事而窮理，日惟孜孜於正心誠意，修己治平之道，鑽研發明。以一日之中，十分爲率，敬一則怠九，怠一則敬九，時刻檢點，不肯或懈。偶逢疑義，必窮治明曉始寢，其有商榷未定，理繁質雜，往往徹夜凝思，廢寢忘食。有所得，則仿先儒讀書法，著爲記錄，以資考驗。世儀論學，篤守程朱家法，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爲程序，以居敬窮理省察克治爲工夫。自言：『居敬窮理四字，是學者學聖人第一功夫。徹上徹下，徹首徹尾，總只此四字。』又謂：『心爲嚴師，卽居敬，隨事精察，卽窮理。』又曰：『居敬是主宰，窮理是進步處。』蓋世儀之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躬行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本，居敬之功夫，則以一「天」字爲主。世儀之言曰：『讀四書五經，古人無時無事不言「天」。』孔子言：『知我其天。』天生德於予。『獲罪於天。』孟子言：『知天事天，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春秋言：『天命天討。』禮稱：『天則。』至於易詩書三經，則言天甚多，又有不可枚舉者，皆說得鄭重嚴密，使人有震動恪恭之意，故古人之學，不期敬而自敬。由此可知世儀之意，欲藉一「天」字以策勵衆生，黽勉苦修，篤志自踐，以臻於敬之功夫。所謂：『敬天者，敬吾之心也，敬吾之心，如敬天，則天人合一矣。』蓋其旨卽出於「天卽理，心卽天」之言也。世儀曠觀天地古今，無有不貫，因謂：『邵子遇物皆成四片，此祇是於陰陽老少處看得熟，然終落氣數。若

見得理一分，殊親切，則遇物一片亦可，千萬片亦可。』其論性謂：『孟子祇就四端發現處言，不必說到渾然至善。』又謂：『論性離不得氣質，一離氣質，便要離天地。蓋天地變氣質也，離天地則於陰陽外別尋太極，太極不落空虛，卽同於一物。』世儀雖好談名理，獨不喜白沙陽明之說；然持論公允，爲人嘆服。生平刻自淬勵，頗尙躬行。益以生處明末，崇禎初年，天下多故，流寇事亟，社稷顛蹶，世儀頗致力用世，婆心苦口，欲有所報效於朝廷。嘗謂：『今之所當學者，正不止六藝，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類，皆切於用，不可不講。俗儒不知內聖外王之學，徒高談性命，無補於世，所以來迂拙之誚。』故世儀當日親自習兵法技擊，爲並世倡。又縱觀海內形勢，寇亂日烈，外患洊臻，千鈞岌岌，大廈將傾，世儀憂甚。因謂：『平賊在良將，尤在良有司。宜大破成格，凡進士貢監諸生，不拘資地，但有文武幹略者，輒與便宜，委以治兵、積粟、守城之事。有功卽以爲其地之牧令，如此則將兵者所至有呼應。今拘以吏部之法，重以賄賂，隨人充數，是賈封疆也。』其友陳瑚亦言：『吾走四方，訪當世知名之士，往往窮老盡氣，汨沒文字中，其好古，則或作爲詩歌古文以炫耀，又其傑者，亦能究心經術，有志世務，然不過至管商晁賈而止，卽求韓范不可得，況其爲聖賢體用一貫之學者哉？故謂欲治平天下，未有舍我三四人者。』其言坦直爽朗之至，然天

下滔滔，奸佞柄國，卒不能用，而明室覆亡。明亡後，世儀嘗上書南京，仍不能用，又嘗參軍事，亦無可發展，乃解歸，以遺民避世，不復出。於里中闢田十畝，築桴亭，墾植自養。杜門謝客，親朋鮮通。順治十五年，應學政張能麟聘，爲輯論學酬答、儒宗理要、治鄉三約等書。十七年應諸生請，講學東林。康熙五年之講毗陵，既又歸講婁中。其論講學曰：『天下無講學之人，此世道之衰，天下皆講學之人，亦世道之衰也。三代之世，君君臣臣，父子子，各務躬行，各敦實行，庠序之中，誦詩書，習禮樂而已，未嘗以口舌相角勝也。嘉隆之間，書院遍天下，講學者以多爲貴，呼朋引類，動輒千人，附影逐聲，廢時失事，甚至有借以行其私者，此所謂處士橫議也，天下何賴焉？』又曰：『近世講學，多似晉人清談，甚害事。孔門無一語不教人，就實處做，論語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又曰：「君子恥其言而過於其行。」都是恐人言過其實。正嘉之間，道學盛行，至於隆萬，日甚一日，天下靡然從風，惟以口舌相尙，意思索然盡矣。如卽真能言聖人之言，已謂之徒言，已謂之清談，況於夾雜混亂拾二氏之唾餘乎！』故世儀之學，實爲最能敦守禮法，虔敬忠誠，深切著明，躬行篤踐者也。時人累薦，堅辭不仕。康熙十一年卒，年六十有一。門人私謚尊道先生，亦曰文潛先生。世儀生當世變，既申名利之學，於出處進退，思之尤審。其言曰：『士人當變革時，出處有三

等，各視其人力所能而爲之。隱居抱道，守貞不仕，討論著述，以惠後學，以淑萬世，上也。度其才可以有爲，度其時必能用我，進以禮，退以義，上則致君，下則澤民，功及於一時，德被於天下，次也。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躬耕田野，以禮自守，又其次也。三者之外，進而小有補救，退而詩酒全高，亦云小矣。況陽慕高隱之名，而倡優博弈，敗壞風俗，謬託有爲之迹，而無恥干進，嗜利不休，豈足以語士乎？其論知與行，以爲「真知卽是行，真行始是知，未可以歧而二之。」嗟乎！世儀命世之士也，使其才智得行於明末，則天下事猶未可知，其奈易世而何，徒以抱道守貞，垂空文於後世也！所著有思辨錄、宗禮典禮折衷、禮衡易窺、詩鑑、書鑑、春秋考論等十餘種云。

惠棟

惠棟，字定宇，號松崖，吳縣人。紅豆先生天牧之次子，研溪先生之孫也。陝甘總督尹繼善、兩江總督黃廷桂交章論薦，有「博通經史，學有淵源」之稱。蓋惠氏三世以經學著稱，而元龍爲之祖，著有易傳、春秋問、三禮問、詩說、及研溪詩文集。紅豆先生又有易說、禮說、春秋說、交食舉隅、琴瑟埤數考、時衡錄、紅

豆齋小草、永史樂府及南中采蓴、歸耕、人海諸集。紅豆先生督學廣東，以經學倡。任滿還都，送行者如堵。牆既去，粵人尸祝之。設木主，配食先賢。潮州於昌黎祠，惠州於東坡祠，廣州於三賢祠。每元旦及生辰，諸生皆肅衣冠入拜。其得士心如此。棟從之至任所，親炙庭訓，與粵中高才生蘇珥、羅天尺、何夢瑤、陳海六、時稱惠門四子，爲莫逆交。四子常入署講論文藝，先生問賅洽，遠非四子所能及。尹黃之稱，洵爲實錄。其治學之根本觀念，於其所著九經古義述首中，可見一斑。曰：

『漢人通經有家法，故有五經師，訓詁之學，皆師所口授，其後乃著竹帛，所以漢經師之說，立於學官，與經並行。五經出於窟壁，多古字古言，非經師不能辨。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是故古訓不可改也，經師不可廢也。余家四世傳經，咸通古義，守專室，申稿筒，日有省也，月有得也，歲有記也。……作九經古義一書。』

大旨以求經義，當先明訓詁。漢人去古未遠，注重訓詁，故倡爲漢學之說。紅豆先生被讒，毀家修城，先生往來京口，饑寒困頓，甚於寒素。遭兩喪，不以貧廢禮。終年課徒自給，不輕干謁，雖極困，得財輒分與同氣。每得善本書，亦傾囊弗惜。或借讀手鈔，校錄精審，於古書之真僞，瞭然若辨黑白。少時卽好撰述，有

王文簡精華錄訓纂二十四卷，論者以爲過於任淵之注山谷，李壁之注荆公也。又後漢書補注十五卷，松崖筆記二卷，周易本義辨證五卷，太上感應篇二卷。五十以後，尤邃於易。謂：

「宣尼作十翼，其微言大義，七十子之徒，相傳至漢，猶有存者，自王弼興而漢學亡，幸存其略於李鼎祚集解中，精掣三十年，引伸觸類，始得貫通其旨。」

乃撰周易述一書，以荀爽、虞翻爲宗，參以鄭玄、宋咸、于寶之說，約其旨爲注，演其說爲疏。漢學之絕者，千五百年，至是而粲然復章，書垂成而疾革，遂闕鼎至未濟十五卦，及序卦雜卦兩篇。孔氏正義據馬融陸續說，以爻辭爲周公所作，與鄭學異。其所執者明夷六五云「箕子」，升六四云「王用亨于岐山」，皆文王後事也，先生獨能辨之。於明夷六五，曰：

「箕子，當古文作其子，其古亥，亦作箕。劉向云：『今易箕子作芟茲。』荀爽據以爲說，讀箕子爲亥茲，其與亥，子與茲，文異而音義同。三統術曰：『該闕於亥，肇萌於子。』該亥亦同物也。五本坤也，坤終於亥，乾出於子，用晦而明，明不可息，故云箕子之明夷。馬融俗儒，不識七十子傳易之大義，讀其爲箕，蓋涉彖傳而譌。五爲君位，箕子臣也，而當君位，乖於易例甚矣。謬種流傳，兆於西漢，博士施雠，讀其

爲箕，蜀人趙賓述孟氏之學，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荦茲也。賓據古義以難諸儒，諸儒皆屈，於是施讎、梁邱賀皆嫉之。孟喜與讎賀同事田王孫，喜未貴而學獨高，喜所傳易家候陰陽災變書，得自王孫，而賀惡之，謂無此事。語聞於上，宣帝遂以喜爲改師法，中梁丘之譖也。讎賀嫉喜而并及賓，班固作喜傳，亦用讎賀之單詞，皆非實錄。劉向別錄，猶循孟學，故馬融俗說，荀爽獨知其非，復用賓古義，而晉人鄒湛以漫衍無經譏之。蓋魏晉以後，經師道喪，王肅詆鄭氏而禘郊之義乖，袁準毀蔡服而明堂之制亡，鄒湛譏荀譖而周易之學晦，郵書燕說，一唱百和，何尤乎後世之紛紛也。」於升六四，曰：

『孟喜易章句曰：「易本乎氣，而後人以人事明之，文王爻辭，皆據夏商之制。」故云：「此王謂夏后氏也，必知爲夏后氏教。」哀公六年春秋傳仲尼曰：「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服虔解誼云：「堯居冀州，虞夏因之。」皇甫謐帝王世紀曰：「夏與堯舜同在河北冀州之域，不在河南也。故五子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言禹至大康，與唐虞不易都城也。」謐據僞尙書，以爲大衰若杜預之義，滅亡謂夏桀。知夏后氏咸都冀州，與唐虞同也。禹貢曰：「冀

州既載，」又云：「壺口治梁及岐，」爾雅釋山曰：「梁山晉望也，」諸侯三望，天子四望，梁山爲晉望，明梁山岐山皆冀州之望。故僖公三十一年公羊傳曰：「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知冀州之望，得有梁岐，故云岐山冀州之望也。詩時邁序曰：「巡守告祭，此示望也。」鄭箋：「巡守告祭者，天子巡行邦國，至於方嶽之下而封禪也。」彼言封禪，此云受命者，王者受命，亦有告祭山川之事，今二升五，故云受命告祭也。」

又著易漢學八卷，易例二卷，易微言二卷。易微言將易經中哲學名詞，一一逐條抄出，附以他種古書，深得屬詞比事之妙，學易者之津梁也。棟又因易而悟明堂之法，撰明堂大道錄八卷，集與古代宗教學術有關之事，悉爲一篇，可作古代宗教學術史觀。張氏書目答問，入之禮家，殊爲未盡。禘說二卷，春秋左傳補注六卷，左傳補注自序云：

「嘗見鄭康成之周禮，韋宏嗣之國語，純采先儒之說，未乃下以己意，令學者審其異同。杜元凱春秋集解，雖根本前修，而不著其說，又其持論，間與諸儒相違。於是樂遜序義，劉炫規過之書出也。今刺取經傳，附以先世遺聞，宗韋鄭之遺，前修不掄，效樂劉之意，有失必規，而與今文之同異，辨之尤

悉。」又與閻先生若璩不謀而合。考訂東晉晚出之二十五篇古文尙書，謂：

『孔壁中文古得多十六篇，內有九共九篇，折之爲二十四。鄭康成之二十四篇，卽孔壁中真古文。東晉晚出之二十五篇，與漢書不合，可決其僞。唐人詆鄭所傳爲張霸僞告者，妄也。今文太誓三篇，其略見太史公書，史公從安國問故當可信。唐人尊信晚出之太誓，而以今太誓爲僞，亦非也。』

其說蓋較閻先生詞簡而易明，且更縝密。古文尙書真僞問題，於茲始告段落。於九經古義中論古字古音，以博異聞，正俗學，益都李文藻見其書而善之，爲鈔板粵中。李與棟非素識，猶尹黃之與先生也。所著如山海經訓纂十八卷，九曜齋筆記二卷，松崖文鈔二卷，皆成而未刊。諸史會最，及竹南漫錄，則皆未成。論者謂：『宋元以來，說經之書充棟，高者蔑棄古訓，自誇心得，下者勦襲人言，以爲己有。儒林之名，徒爲空疏藏拙之地，獨惠氏世守古學，而定字所得尤深。擬諸漢儒，當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間，馬融趙岐輩所不及也。』

錢大昕

錢大昕，字曉徵，一字辛楣，號竹汀，江蘇嘉定人。幼負奇慧，善讀書，初肄業蘇州紫陽書院，與同里王鳴盛、青浦王昶同學，甚相知。乾隆十六年，高宗南巡，召試舉人，授內閣中書。十九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二十二年散館授編修，明年擢右春坊右贊善，歷充山東湖南鄉試正考官。二十八年擢翰林院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三十二年乞假歸，三十四年補原官，入直上書房，遷詹事府少詹事。三十九年充河南鄉試正考官，提督廣東學政。四十年丁父憂，服闋，又丁母艱，時年五十矣，遂不復出。主講婁東、紫陽、鍾山諸書院，垂二十年，門牆桃李，英才蔚起，成名成學而去者甚衆，一時三吳學風，皆受其影響。嘉慶六年卒，年七十有七。大昕博綜羣書，學術深邃，舉經史、金石、歷算，無不通達而得大成就。蓋其生值乾嘉之世，清學寔盛，時元和惠棟、吳江沈彤以經術稱其學，力樹漢學旗幟，東南學子，靡然從風。大昕被其風，遂潛心研摩，一意經史，求之十三經註疏及唐以前子史小學諸書，推而廣之，提綱挈領，綜合貫串，多發前人所未發。任中書時，與吳大良、褚寅亮同習梅氏算術，暨西人測量弧三角諸法，淹貫有心得。時翰林院禮部尚書何國宗世業天文，年已老，聞大昕善算，因先往見之，曰：『今同館諸公談此道者鮮矣。』大昕於中西推步，爛熟於胸，用以觀史，自太初三統四分，中至大衍，下迄授時朔望，薄蝕凌犯進退，扶摘無

遺。漢三統爲七十餘家之權輿，訛文與義，無能正之者。大昕衍之，據班志以闡劉歆之說，裁志文之訛，二千年已絕之學，昭然復見於斯世，其創獲之功，有足多已。大昕初以辭章鳴，爲吳中七子之一，旣乃研精經史，枕藉典籍，網羅放失，蔚爲著述，於古史之源流，文字訓詁，音韻，天算，地理，氏族，金石，靡不分別部居，解析妥帖，而古人之爵里，年齒，事實，亦能瞭如指掌。著二十二史考異，自序曰：『夫史之難讀久矣，司馬溫公撰資治通鑑成，惟王勝之借一讀，他人讀未盡十紙，已欠伸思睡矣。況二十二家之書，文字煩多，義例紛糾，地則今昔異名，僑置殊所，職官則沿革迭代，冗要逐時，欲其條理貫串，瞭如指掌，良非易事。以予儇劣，敢云有得？但涉獵旣久，啓悟遂多，著之鉛槧，賢於博弈云爾。且夫史非一家之書，實千載之書，祛其疑，乃能堅其信，指其瑕，益以見其美，拾遺規過，非爲齟齬前人，實開導後學。考古者拾班范之一書，槩沈蕭之數簡，兼有竹素爛脫，豕虎傳譌，易「斗分」作「升分」，更「子琳」爲「惠琳」，乃由校書之陋，本非作者之訛，而皆文致小疵，目爲大創，馳騁筆墨，夸耀凡庸，予所不能效也。更有空疎措大，輒以褒貶自任，強作聰明，妄生痕病，不叶年代，不揆時務，強人以所難行，責人以所難受，陳義相高，居予過刻，予所不能效也。桑榆境迫，學殖無成，惟有實事求是，護惜古人之苦心，可與海內共白。自知槃燭之光，必多罅漏，所冀

有道君子，理而董之。此不僅序也，亦大昕治學態度之告白也。大昕於學無所不窺，獨不喜二氏書。其言曰：『立德立言立功，吾儒不朽也。先儒言釋近於墨，予以爲釋氏亦終於揚氏爲己而已。彼棄父母而學道，是視己重於父母也。』大昕在館時，嘗與修音韻述微、續文選通考、續通志、一統志、天球圖諸書；述作有唐石經考異一卷，經典文字考異三卷，聲類四卷，二十二史考異一百卷，唐書史臣表一卷，唐五代學士年表二卷，宋學士年表一卷，元史氏族表三卷，元史藝文志四卷，三史拾遺五卷，諸史拾遺五卷，通鑑辨證三卷，四史朔閏考四卷，南北史雋一卷，三統技術三卷，風俗通義逸文二卷，吳興舊德錄四卷，先德錄四卷，洪文惠年譜一卷，洪文敏年譜一卷，王弼州年譜一卷，疑年錄三卷，潛研堂文集三十卷，詩集二十卷，金石文字目錄九卷，十駕齋養新錄三十三卷等數十種，並傳於後云。

王念孫

王念孫，字懷祖，學者稱石臞先生，江蘇高郵人。父安國，官吏部尚書，有政聲。卒諡文肅。念孫幼穎慧，八歲能屬文，十歲畢十三經。時安國全眷客京師，延休寧戴震教念孫，授訓詁音韻之學，念孫遂得心傳。

漸通爾雅說文，旁涉史鑑，經學益邃。洎乾隆帝南巡，念孫以大臣子，迎鑾獻文冊，得旨賜舉人，四十年成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散館授工部主事，旋陞郎中，擢陝西道御史，轉吏科給事中。未幾乞假歸，潛心學術，與同里李惇、賈田祖、揚州汪中、寶應劉台拱等，以經學相砥礪。後入都，屢任河道職，頗究心治河之道。嘉慶四年，川楚大亂，教民猖獗甚，念孫陳勦翦六事，首援經義，疏劾和坤，辭旨嚴正，切中肯綮，仁宗大悅，是年命巡淮安及濟寧漕，授直隸永定河道。六年以河堤漫口，罷，特旨留督辦河工，工竣賞主事銜。既又隨尚書費懋履勘河南衡家樓河籌新漕，偕吉綸馳台莊督辦河務，尋授山東運河道。在任六年，調永定河道。會奏引黃利運，暫行無害，而永定河後異漲如六年之溢，念孫引咎自劾，得旨休致，時年六十七矣。念孫故熟水利，歷官工部，屢充河道，著導河議上下篇，識者稱精覈。又奉旨纂河源紀略，豐贍爲並世所弗及。居河官十載，正直廉明，弊絕風清。屢旨褒獎，所條上河務事，多議行。既罷官，乃以著述自娛。著讀書雜誌八十二卷，志餘二卷，廣雅疏證十卷，讀書雜誌注重校勘訓詁，分逸周書、戰國策、史記、漢書、管子、晏子春秋、墨子、荀子淮南內篇、漢隸拾遺、後漢書、老子、莊子、呂氏春秋、韓非子、法言、楚辭、文選，凡爲書十八種。於古音古義，考核詮釋，頗爲縝密。一字之證，載稽典籍，一義之立，博極萬卷，此清代考證學之科學方法。

也。晚年作廣雅疏證，日以三字爲程，閱十年而書成，凡三十二卷。其書就古音以求古義，引伸觸類，擴於爾雅說文，無所不達。自序云：『念孫不揆樛昧，爲之疏證，殫極思慮，十年於茲，竊以訓詁之旨，本於聲音，故有聲同字異，聲近義同，雖或類聚羣分，實亦同條共貫；譬如振裘，必提其領，舉網必絜其綱，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賾而不亂也。此之不寤，則有字別爲音，音別爲義，或望文虛造而違古義，或墨守陳訓而解會通；易簡之理既失，而大道多歧矣。今則就古音以求古義，引伸觸類，不限形體，苟可以發明前訓，斯凌雜之譏亦所不辭。其或張君（廣雅作者張揖）誤採博考以證其失，先儒誤說，參酌而寤其非，……蓋是書之訛脫久矣，今據耳目所及，旁考諸書以校此本，凡字之譌者五百八十，脫者四百九十，衍者三十九，先後錯亂者百二十三，正文誤入音內者十九，音內字誤者，誤入正文者五十七，輒復隨條補正，詳舉所出……博訪通人，載稽前典，義或易曉，略而不論，於所不知，蓋闕如也……』用力之勤，從可概見。且其治學方法，一則曰博考，再則曰博訪，立說務求旁證，頗合近代科學精神。廣雅疏證念孫實藉張揖之書，蒼聚諸說，而創發特多。嘗語子引之曰：『訓詁之旨，在乎聲音。字之聲同聲近者，經傳往往假借。學者以聲求義，破其假借之字，而讀本字，則渙然冰釋，如因假借之字強爲解，則結蘊不通矣。』毛公詩

傳，多易假借之字，而訓以本字，已開改讀之先。至康成箋詩注禮，屢云：「某讀爲某，」假借之例大明。後人或病康成破字者，不知古字之多假借也。又曰：「說經者期得經意而已，不必墨守一家。」可知王氏思想之卓特，非尋常較也。道光五年，重宴鹿鳴，賞四品銜，十二年卒，年八十九。

自來言經學者，乾嘉必交推長洲惠氏父子，守專室，申稿簡，至定字而集易學之大成。然高郵王氏世籍豐華，三代傳經，以精博淵深聞，尤以念孫親接休寧講席，盡得心傳，勤劬鑽研，創獲遂多。清代考證學之得以發揚光大，念孫實一前驅也。

王引之

王引之，字伯申，江蘇高郵人。祖安國，父念孫，並以經學傳家，爲世所稱。引之幼承家學，推挹戴段，矢心所及，獨有創獲。乾隆六十年中舉，嘉慶四年成進士，授翰林院編修，九年充皇朝詞林典故纂修官，累官學政，歷典鄉會試。二十一年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二十五年充實錄館副總裁。道光元年任國史館副總裁。七年擢禮部尚書，充武英殿總裁。時引之年近七十，色猶孺子色，與人言未嘗有所高論異談。乃

父念孫健在引之卽以事親爲讀書，以讀書爲事親，勉勉顛顛，趨庭承歡，力學無間。八年奉命詳校康熙字典譌字，凡訂正二千五百八十八條，另輯考證十二冊。十二年丁父憂，辭官居喪，杜門讀禮。比服闋，再補工部尙書，未幾卒，時道光十七年也。賜祭葬，諡文簡。

引之生平，治經義夔絕。蓋早奉庭訓，引而申之，所解遂多。著經義述聞十五卷，凡古儒所誤解者無不旁徵曲喻而得其本義之所在。所謂聞者，卽傳其父念孫之說也。然引之於此書發明甚多。自言：『我治經於大道不敢承，獨好小學。夫三代之語言與今之語言，如燕越之相語也。吾讀小學，我爲之舌人焉。其大歸曰用小學說經，用小學校經而已矣。』又曰：『吾用小學校經，有所改，有所不改。周以降，書體文七變，寫官主之，寫官誤，吾則勇改。孟蜀以降，槧工主之，槧工誤，吾則勇改。唐宋明之士，或不知聲音文字而改經，以不誤爲誤，是妄改也。吾則勇改其所改。若夫周之末，漢之初，經師無竹帛異字博矣，吾不能擇一以定，吾不改。假借之法，由來久矣，其本字什八可求，什二不可求，必求本字以改假借字，則考文之聖之任也，吾不改。寫官槧工誤矣，吾疑之且思而得之矣，但羣書無佐證，吾懼來者之滋口也，吾又不改。』觀此引之治學，富創造精神，旁徵博引，廣求佐證，無拘執墨守之弊，而有觸類引申之功。其科學化

態度，大足令人欽服，宜乎方東樹之言曰：『高郵王氏經義述聞，實足令鄭宋俛首，漢唐以來，未有其比。』非溢美也。

引之經傳釋詞一書，爲吾國治文法最早之佳著。就古書用字而別其虛實，加以訓釋。其自述著書旨趣云：『語詞之釋，肇於爾雅。粵於爲曰，茲斯爲此，每有爲雖，設昔爲替，若斯之類，皆約舉一隅以待三隅之反。蓋古今異語，別國方言，類多助語之文。凡散見於經傳者，皆可比例而知，觸類長之，斯善釋古訓者也。自漢以來，說經者宗尙雅訓，凡實義所在，旣明著之矣。而語詞之例，則略而不究，或卽以實義釋之，遂使其文扞格而意亦不明。如「由」用也，「猷」道也，而又爲詞之「於」若，「皆以」用與，「道」釋之，則尙書之「別求聞由古先哲王」，大誥：「猷爾多邦」，皆文義不安矣。「攸」所也，「迪」蹈也，而爲詞之「用」若，「皆以」所與，「蹈」釋之，則尙書之「各迪有功，豐水攸同」，毛詩之「風雨攸除，鳥鼠攸去」，皆文義不安矣。……「雖」不定詞也，而又爲「惟」，「矧」詞之況也，而又爲「亦」，「亦」承上之詞也，而又爲語助。……凡此者，其爲古之語詞較然甚著。揆之本文而協，驗之他卷而通，雖舊說所無，可以心知其意者也。引之自庚戌入都，侍大人質問疑義，始取尙書二十八篇細釋之，而見其詞之發句，助句

者，昔人以實義釋之，往往詰籀爲病。竊嘗私自爲說而未敢定也。及聞大人論毛詩：「終風且暴。」禮記：「此若義也。」諸條發明音旨，渙若冰釋，益復得所遵循，奉爲楷式。乃遂引而伸之，以盡其義類。自九經三傳周秦西漢之書，凡助字語之詞，徧爲搜討，分字編次，以爲經傳釋詞十卷，凡百六十字。前人所未及者，補之，誤解者正之，其易曉者則略而不論。非敢舍舊說而驚新奇，亦欲窺古人之意，以備學者之採擇云爾。其所謂「比例」、「觸類」、「引伸」，皆王氏治學之重要方法，頗合近代科學家態度，信精核無倫也。引之著書不多，卽此二書，已足不朽矣。

莊存與

莊存與，字心耕，江蘇武進人。乾隆十一年一甲二名進士，授編修。十七年春大考二等，升侍講，尋入直南書房。明年六月，擢翰林院侍講學士，充湖北鄉試正考官。九月提督直隸學政。時直隸冒籍生員自首改正甚多，存與因奏請暫停冒籍生南北歲試兩科，俟查明再試，下部議行。二十三年二月，考試滿蒙童生，上命存與主考，因試場嚴厲，不准傳遞，各童生擁擠鬧堂，經御史湯世昌奏參革職。尋諭曰：「莊存

與於考試童生鬧場一案，既不能奏參於前，及朕面召詢問，又不據實陳奏，是以將伊革職。但各童生喧鬧，究因該學政尙屬嚴密，不能傳遞之故。今既審明情節，而該學政竟因此罷黜，殊非懲創惡習之意。莊存與着帶革職，留內閣學士之任。』初承審大臣於案內情事，並未澈究，只瞻徇敷衍，顛預了事。上乃親臨覆試，隨獲挾帶無數，因嚴加鞠訊，盡得實情，遂將爲首海成降旨正法，餘發往拉林種地，或在旗披甲，永不准再與考試。至是始讞定，存與得白。其後奏請酌減各直省鄉試官卷中額，諭曰：『前據莊存與條奏各直省鄉試官卷應酌減中額一摺，隨經蔣溥奏請將官卷減去，一併歸入民卷，均交大學士九卿議奏矣。朕昨敬閱聖祖仁皇帝實錄，內載上諭令大臣子弟另編字號考試取中，既以肅清弊端，又不致有妨孤寒進取。恭覽之下，仰見聖祖慎重科名，嘉惠士子，立法之始，本爲防弊，而彼時諸臣奉行者，不無偏袒子姓親族之見，含糊具奏，分定中額，未便過多，遂使以憐恤寒賤之意，轉成僥倖縉紳之路，揆之情理，實未允協。此議減議裁者所由來也。朕思中額貴有限制，而立法務在均平。嗣後各直省鄉試官卷，於見在中額，斟酌公當，大省二十名，取中一名；中省十五名，取中一名。如此辦理，則官卷既無濫取之弊，亦不至有妨孤寒。不必去官卷之名，而於制科取士，兼收並採之道，庶爲平允。』旋經九卿大學士議定直隸、

江南、浙江等大省，官生二十名，取中一名；三十一名，取中二名；山東、河南等中省，十五名，取中一名；二十三名，取中二名；廣西、雲、貴等小省，十名，取中一名；十六名，取中二名。順天鄉試，滿蒙漢軍照小省取中。南北貢監，照中省取中，不及額者歸民卷，從之。四月，擢禮部右侍郎。二十四年，丁父憂，服闋，補內閣學士。三十六年三月，充會試副考官，旋任浙江鄉試正考官，既又補禮部右侍郎，提督山東學政，調河南學政。四十一年，丁母憂辭職。比服闋，署禮部左侍郎。五十年八月，命偕禮部尙書德保、重輯、律呂正義。五十一年正月，上以存與年力就衰，予以原品休致。五十三年十月遂卒。

存與爲清代漢學今文學之開山大師，其學刊落訓詁名物之末，專求微言大義，貫通六經，悉有撰著。說易以孟氏六日七分爲經，以馬班天官地理律曆各書志爲緯，發爲文辭，辨而能精，醇而不雜，旨遠而義近，舉大而不遺小，獨闢蹊徑，言人所不敢言者。著彖傳論一卷，象傳論一卷，繫辭傳論一卷，附序卦傳論、八卦觀象解二卷，卦氣解一卷。於書，不分今古文文字同異，而剖析經義，深得孔子序書，孟子論世之意，爲尙書既見二卷，書說一卷。於詩，詳於變雅，發揮大義。凡毛鄭異說，多是毛而非鄭，爲毛詩說二卷。於禮，獨重周官，博採諸家爲周官記五卷，復採經中大典，如郊廟族屬之類，歷覽鄭氏及古人所論列者，

件繁而折衷之，爲周官說五卷。存與治春秋，主公羊董子，本趙氏仿春秋屬辭例，櫛括其條義，爲春秋正辭十一卷，成一家之言。其闡明家法，示學者治公羊途徑，則舉例一卷，要旨一卷，亦頗有價值焉。存與經今文學之提倡，傳播極廣，影響極大，其子述祖繼之，成就更大，學者如龔自珍、魏源、王闓運、廖平、康有爲等皆宗之，自珍創六經皆史說，擴大史學之範圍，有爲之大同書、新學僞經考，傳播疑古思想，其影響且及於政治（戊戌政治）及近時學術界焉！

劉逢祿

劉逢祿，字申受，武進人。祖綸，大學士，謚文定；外祖莊存與，舅莊述祖，並以今文學鳴世。逢祿得其心傳，益恢擴之。幼好董仲舒之春秋繁露，發憤研究公羊傳，不數月盡通其義例。嘉慶五年舉拔貢生，赴都不事干謁，但從張惠言問虞氏易、鄭氏三禮，竟被黜，至十一年始中式順天鄉試。十九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禮部主事。奉職惟謹，時論翕然。二十五年七月，仁宗木蘭熱河大行，逢祿留署職大喪檔案事。自始事至道光元年三月奉安昌陵禮成，舉前後典章儀制，悉加甄采，彙爲長編，勒成六卷，以爲後

世法式。四年補儀制司主事。時河南學者請以尙書湯斌從祀孔廟，議者或謂斌於康熙中獲譴，乾隆時奉駁，從祀非其人也。當道難之，逢祿攬筆書曰：『后變典樂，猶有朱均；呂望陳書，難匡管蔡。』尙書汪廷珍善其言，遂贊而成之，未幾果奉諭旨允行。是年越南呈請爲其國王母請人淺，得旨賞給，而諭旨有外夷字樣，其使臣以夷義輕賤，欲請改夷爲藩，藉用冠冕。然詔書旣頒，例不更迭，交部議復，執事者有難色。逢祿乃爲草牒曰：『周官職方，王畿之外分九服。夷服去王國七千里，藩服九千里，是藩遠夷近。說文羌狄蠻貊，字皆從物，惟夷從大從弓，考東方大人之國，夷俗仁，仁者壽，有東方不死之國，故孔子欲居之。且乾隆間奉上諭申敕，四庫館不得改書籍中夷字作彝裔。禹東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我朝六合一家，盡去漢唐以來拘忌嫌疑之陋，使者無得以此爲疑。』至是越南使者遂無詞而退。逢祿位禮部十二年，居恆以經義決疑事，皆迎刃而解，此其一例也。其爲學刊落訓詁名物，專求微言大義，嘗謂：『世之言經者，於先漢則古詩毛氏，後漢則周易虞氏，文辭稍爲完具，然毛公詩詳古訓而略微言，虞翻精象變而罕大義，求其知類通達，顯微闡幽者，則公羊在先漢有董仲舒氏，後漢有何邵公氏，子夏喪服傳有鄭康成而已。先漢之學，務平大體，故董生所傳，非章句訓詁之學也；後漢條理精密，要以何邵公、鄭康成氏爲宗。然

喪服於五禮，特其一端。春秋文成數萬，其旨數千，天道泱，人事備，以之貫羣經，無往不得其原。以之斷史，可以決天下之疑。以之持身治世，則先王之道可復也。逢祿既尋源究委，踵事董子春秋，窺六藝家法，爲公羊何氏釋例三十篇；又爲析疑去滯，強其證印，成箋釋一卷，答難二卷；又推原穀梁氏左氏之得失，爲申何難鄭四卷；博徵諸史，刑禮之不中者，爲議禮決獄四卷，別有緯略二卷，春秋賞罰格一卷。時人孔廣森著公羊通義，雖能扶摘時弊，然不能信三科九旨爲微言大義所在。逢祿因奮力著春秋論上下篇，加以申論。其治春秋左氏傳，主盡刪王莽時劉歆所增竄推衍之文，當以春秋歸之春秋，左氏歸之左氏，以返其本來面目，遂成左氏考證二卷，論者謂與閻若璩古文尙書疏證相埒。逢祿於易主虞氏，於書匡馬鄭，於詩初尙毛氏，後好三家，著有易虞氏變動表，六爻發揮旁通表，尙書今古文集解三十卷，書序述聞一卷，詩聲演二十七卷，說文衍聲記石渠禮論一卷，詩文集八卷，道光九年卒於官，年五十有四。

阮元

阮元，字伯元，號芸台，江蘇儀徵人，乾隆五十四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逾年散館授編修。五十六

年二月大考一等第一名，超擢詹事府少詹事，修石渠寶笈，充日講起居注官。五十八年提督山東學政。六十年調任浙江學政，尋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嘉慶三年八月升兵部右侍郎，旋調禮部右侍郎。五年正月授浙江巡撫之任，首平海盜，繼敷教化，艱辛奉職，建樹甚多。先是浙江沿海，匪氛不靖，而安南夷艇又助鳳尾、水澳、箸黃各幫盜船，凡數百艘，橫行海上，劫船奪貨，時復爲患，前任不能平。元至，相度情勢，赴溫台督飭定海鎮總兵李長庚率兵攻勦，並捐廉添設船礮，以利征討。二月檄黃岩鎮總兵岳爾勦箸黃幫，俘獲船械人賊甚衆，箸黃幫由是遂滅。又訪得劫窩盜犯，逮治如律，得旨褒獎，並交部議敘。五月夷艇復竄至浙，私入浙洋松門山，勾結水澳鳳尾各幫，屯聚伺劫，意圖一逞。元馳至台州，部署隊伍，相機進勦，以定海鎮總兵李長庚總統，溫州黃岩二鎮協同策應，閩粵且會師焉。元先期布間牒，令賊自相猜忌，水澳幫駛退，昏夜遇颶風途中，賊艇爲風濤衝失，覆溺無算。元乘機檄兵奮擊，賊大敗，棄艇登山，竄入窮谷，乃復上山搜捕，俘八百餘賊，得安南僞總兵倫貴利，磔於市，餘衆治如律。至是安南夷艇鳳尾幫俱滅。又勦水澳幫於東白洋，擒斬夥頤，不久亦潰滅。元雖當地方不靖，然猶乃心學術，創詁經精舍，延孫星衍、王昶主講，選高材生讀書其中，課以經史小學及天文地理算法。復奏請立杭嘉等八郡昭忠祠，以歷

年勦捕海盜傷溺官兵從祀，奉旨允行。嗣有海盜黃葵者，聚衆十餘船，揭名新興幫，騷擾海面，橫行劫掠，元率兵擊之，擒七十餘人，賊始退。六月入覲，賞賚賜宴有加。帝詢問海塘事，元奏經費不敷，請以嘉慶五年所停西湖歲修銀及商捐存息銀，統交商領生息，歲撥發六千兩爲西塘掃工之用，允之。九月回任，明年二月，京察屆期，帝以元有守有爲，清儉持躬，下部議敘。六月海盜蔡牽復肆擾，元奏請以提督李長庚統率閩浙水師，不分畛域，合力兜拿，八月肅清，蔡牽衆遁，閩稍稍斂跡。時杭嘉湖三府水災，元請借支帑項，運米削價平糶，並倡捐賑恤，緩繳漕幫扣項，覈減鹽價，以恤民艱，皆如所請行。其後江南清口水溢，元復請漕船運米十二萬五千石，搭解通州，救濟災民。會元疏報定海縣開墾塗田二千二百餘畝，升科，帝軫念浙江徧災，賞米施賑。十年丁父憂辭職。十二年服闋，署戶部右侍郎，尋復授命撫浙。明年三月赴任。諭曰：『阮元去浙江巡撫之任，已及三年，今復任其地，務當認真籌辦，以靖盜源。洋面斷絕接濟，爲制海盜第一善策。如果查拿嚴密，一切無所透漏，盜匪劫掠商漁貨物，亦不能上岸銷贓。匪衆生路既絕，黨夥必日形渙散，沿海奸民，不能與盜往來，無往覓利，亦必各謀生路。』阮元抵任後，應卽督同溫州、黃岩、定海、三鎮等於扼要口岸，實力稽查，不得空言駐守，方爲有益。』七月蔡牽與海盜朱潰合幫，嘯聚百船，擾定

海洋面，元騰檄三鎮會勦，馳赴寧波，躬親指揮，尋擊敗之。蔡賊遁入閩省。逾月再擾，元檄福建提督王得祿，浙江提督邱良功，會勦蔡賊於寧波，俘馘百數十人。時御史陸言奏參浙江學政劉鳳誥監臨舞弊，鳳誥係元同年，奏辦監臨，又爲元所奏請，上諭查復。坐左袒不實，奪職。上以元官聲尙好，學問素優，賞給編修，命在文穎館行走。明年遷侍講學士兼國史館總裁，創立儒林傳。十九年全唐文又告成，元以功進敘。三月調江西巡撫，到任未久，卽緝獲胡秉耀、盧勝輝、楊易假託朱明後裔，欲圖不軌，報聞，溫諭嘉獎，賞加太子少保銜。旋又逮治教犯鍾錦龍，盟匪曾文采等置之法。二十年二月，奏江西倉庫錢糧皆有虧欠，清查之法可一試，不可屢行，州縣虛出通關，膽愈大而辦理愈難，國帑反多無着，請立二法：一則以交代爲盤查，一則以比較驗彌補從之。未幾調河南巡撫，擢湖廣總督。抵任後，奏修省垣江堤，建江陵危家堤，沔陽州龍王廟石閘，請移湖南沅州涼傘通判駐晁州，改爲直隸廳通判，移黔陽訓導一員，爲晁州訓導，苗民應考，除去新童字樣，以民籍應試，增定學額，並添設巡檢一員，下部議行。旣又調兩廣總督，時二十二年八月也。奏建大黃窖大虎山兩礮台，以固海防。明春密陳預防英人事宜，略謂：「英人恃強桀驁，性復貪利，以目前情形論，似宜多鎮以威，未便全綏以德，否則所求或遂，所望愈奢。貪得之心，曾無鑿足。倘敢

擅入內洋，卽隨機應變，加之懲創。一則停止貿易，一則斷其食用買辦，一則開礮火攻，惟嚴飭各礮台備弁督率兵丁，不動聲色，暗加嚴備。彼國伎倆，惟恃船堅礮利，一經上岸，則無拳無勇，與東倭不同。或謂攻擊恐生事端，此似是而非之論也。『疏入奉硃批，總須德威相濟，不可妄動，慎之。五月兼署廣東巡撫，復密陳英人於南中行動狀況，略云：『定例夷人貨船不准擅入內洋，汪洋巨海之中，橫行無忌，不值與之相角。倘違例禁駛礮台地界，則以石台之礮，攻木板之船，使彼望而膽怯。其勢如魚困轍，一人之力，足以制彼數人。蓋勢強則彼不敢侵犯，理足則彼不敢藉口，各國商船，皆知彼犯我禁，非我輕啓彼釁也。』得旨仍以審慎爲重。八月復兼署廣東巡撫，疏請飭學政以雷瓊二府歲科二試連考，俾士子少涉風濤之險，得旨俞允。二十五年，兼署學政，立學海堂以經學課士子，尋刻皇清經解。未幾，奉命兼署海關監督，查禁夷船夾帶鴉片，頗爲嚴謹。時有英人護貨兵船泊外洋伶仃山，登山汲水，與山民鬪毆，互有死傷，屢經交涉，行凶首從，英人延不交出。元乃令弁兵封其貨船，禁止貿易。英人無法，呈請畏服。并頒例倣後，英人如命而去。道光六年調雲貴總督，明年三月，添設安順府屬郎岱廳學，增定學額，移永寧州訓導爲學正。十月籌邊費一萬兩，招募探三百戶，駐騰越廳屬邊界，給山地屯種，以資穩固防衛。十年三月，龍陵廳

芒市土司放承恩所屬夷人波岩翦滋事。元檄官兵往勦，餘衆潰散。十二年奉命協辦大學士，仍留雲貴總督任。十五年命召來京，擢體仁閣大學士，管理刑部兵部事，旋又兼都察院左御史，時年七十有二矣。後以年邁衰病，請致仕修養，諭以大學士致仕，並晉加太子太保銜。廿六年重逢鹿鳴筵宴，奉旨晉賞太傅。二十九年卒，年八十有六。遺疏入，諭曰：『致仕大學士阮元，由翰林洊躋卿職，久任封圻，朕御極以來，優加倚任，特畀綸扉，宣力中外，五十餘年。學裕識優，勤勞懋著。道光十八年以老病乞休，因其年逾七旬，曲加禮恤，准其致仕，並在籍食俸。丙午科重遇鹿鳴筵宴，晉加太傅。方期恩擬特沐，永享遐齡，茲聞溘逝，殊堪悼惜。』阮元着加恩照大學士例議卹。尋賜祭如儀，予諡文達。咸豐二年入祀鄉賢祠，及浙江名宦祠。元淹貫羣籍，博通經史，所著有十三經校勘記、經籍纂詁、疇人傳、小滄浪筆談、兩浙金石志、挈經室集等數十種。

汪中

汪中，字容甫，江蘇揚州人。父一元，以孝子旌。中生而岐嶷，性耽文史。七齡喪父，家徒四壁，貧不能自

給，賴母鄒氏含辛茹苦，鞠育以成。初授小學四子書，中盡通其意。稍長，習書賈，鬻書於市，因得徧觀經史百家，刻勵自修，學乃大進。年二十，補諸生。初無籍籍名，會杭世駿主講安定書院，中往請業。世駿論及孟子往送之門，以爲婚禮無明文，中引穀梁祭門闕門證之，世駿折服，遂大稱之。中性質直，不爲容止，好謾罵，肆業安定時，每一山長至，輒挾經史質疑難，或不能對，卽大笑出，人咸目之爲狂生。尤痛疾宋儒性命之學，於當時所爲陰陽拘忌釋老神怪之說，斥之不遺餘力。然事母以孝聞，待友純篤，生死無間，斯又其天性之傑特，人所不可企及者。乾隆四十二年拔貢，提學謝墉，每試輒別置一榜，署名諸生前。嘗曰：『余之先容甫爵也；若以學當北面事之矣。』其推服如此。中以母老，無意科名，故拔貢後不再赴朝考。且以操心太過，患怔忡病，因居家休療，日以著書校勘爲事。於古今沿革、典章制度、山川阨塞、民生利病，皆博問而切究之。蓋中嘗有志於經世，頗究心致用之學。年三十，始顯意經術，與高郵李惇、王念孫、陽湖孫星衍、洪亮吉、寶應劉台拱、棲霞郝懿行、歙縣程瑤田爲友，往復討論，質疑辯難，多所發明。念孫懿行以經術鳴世，學行深湛，獨重中，采輯其說，推許甚至。中亦友善純摯，以學問相切劘，歷數十年如一日。於前輩如戴震、錢大昕，亦頗致敬意。嘗謂：『古學之興也，顧氏（炎武）始開其端，河洛矯誣，至胡氏而絀，中西推步，

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尙書者閻氏也，專言漢儒易者惠氏也，凡此皆千餘年不傳之絕學，至戴氏出而集其大成焉。其治尙書，有尙書考異；治禮，有儀禮校本、大戴禮記正誤；治春秋，有春秋述義；治小學，有爾雅校本及小學說文求端。中精於校讎，每治一經，輒有創發，並世學人，咸服其勤。又博考先秦古籍，推求三代以上學制興廢，爲述學一書，凡虞夏第一、周禮之制第二、周衰列國第三、孔門第四、七十子後學者第五，又列通證、釋經、舊聞、典籍、數典、世官爲目凡六。而自題其端曰：『觀周禮太史云：當時行一事，則有一書，其後執書以行事，又其後則事廢而書存，至宋儒以後，則並其書之事而去之矣。』又曰：『有官府之典籍，有學士大夫之典籍。當時行一事則有一書，傳之後世，奉以爲成憲，此官府之典籍也；先王之禮樂政事，遭世之衰廢而不失，有司徒守其文，古老能言其事，好古之君子，憫其浸久而遂亡也，而書之簡畢，此學士大夫之典籍也。』又曰：『古之爲學士者，官師之長，但教之以其事，其所誦者詩書而已，其他典籍則官府藏而世守之，民間無有也，苟非其官，亦無有也。其所謂士者，非王侯公卿大夫之子，則一命之士外，此則鄉學小學而已。自辟雍之制無聞，太史之官失守，於布衣有授業之徒，草野多載筆之士，教學之官，記載之職，不在上而在下。及其衰也，諸子各以其學鳴，先王之道荒矣。然當諸侯亡籍，秦政

焚書，有司所掌，蕩然無存，猶賴學士相傳存其一二，斯不幸中之幸也。」又曰：「孔子所言，則學士所能爲者，留爲世教；若其政教之大者，聖人無位，不復以教子弟。」又曰：「古人學在官府，人世其官，故官世其業。官既失守，故專門之學廢。」其書稿草略具，未成統系。後乃卽其考據三代典禮及論學訓詁文字象數之撰著，爲述學內外篇六卷。他著有經義知新記一卷，大戴禮記正誤一卷，廣陵通典十卷，秦蠶食六國表，金陵地圖考，遺詩一卷，汪氏學記一卷，諸書中子喜孫彙而刻之，題爲汪容甫所著書。乾隆五十九年，中以檢校書籍，往杭州，櫻疾遽卒，年五十一。

鄧廷楨

鄧廷楨，字嘯筠，江蘇江寧人，嘉慶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乙丑戊辰會試及戊辰順天鄉試，皆爲同考官，玉尺量才，春陰著書，蓋猶未足以盡廷楨之能也。由延安知府調西安時，平反南鄭韓城死囚之獄。傳者云：

『其守西安也，有漢中營卒鄭魁，坐置砒罈中殺人，論死，賣砒者，賣罈者，及鄰婦之爲左驗者，皆

具獄成。公疑之，乃密呼賣饘者前，曰：「汝賣饘，日幾何枚？」曰：「二三百。」一人約買幾何？」曰：「三四枚。」然則汝日閱百人矣。」曰：「然。」百餘人形狀、姓名、日月，汝識之耶？」曰：「不能。」然則汝何以獨識鄭魁以某日買汝饘也？」其人愕然，固問之，曰：「我不知也。」縣役來告曰：「官訊殺人者，已服矣，惟少一賣饘者，爾盍爲之證。」訊鄰婦，言爲役所使，如前言。惟賣砒者爲真。蓋死者嘗與鄭魁有違言，以瘋犬死，其唇青，而魁買砒，實以毒鼠也。」

又全同州嫠母子事，傳曰：

「同州嫠者，以事出其繼子，子無所歸，訟至省。公作怒，曰：「此逆子也，當杖死。」繫柱礎下，故久治他事，而潛令人以茶餅給其子，子奉母，母怒，不食，奉其叔，叔食之。至日暮，公度其母見子，儼然繫廷中，時時顧日影待斃也，意且悔。乃密呼其叔，曰：「汝嫂癡人耳，試以吾意語之，汝撫六歲兒，至娶婦，婦死更娶，勞苦甚矣！願信族人言有好兒子，將爲汝嗣，汝幼而撫者，不能子，願能子長兒乎？彼利汝財而嗣汝，願能孝養汝乎？汝死，財與子皆族人有也，卽汝何利？必欲出子者，明日官爲汝杖，決無難也。」叔叩頭出，次日母子來，泣謝，不復言出子事。」

然猶未盡也。凡會計者，務在多得，故清初有妄報起科以邀上賞者，而公權湖北布政使，即請免入江田之稅銀在民者，十餘萬兩，誠爲國爲民之良臣也。道光六年擢安徽巡撫，安徽自嘉慶以來，多大獄，佞臣覆案，官吏多得罪，而獄歷久愈疑，鳳穎俗又悍，常以兵定變。公至，又值水災，乃親自乘舟振恤，尤精察吏，所任皆得人，悍民畏威，餘亦不敢拘訟。在皖十年，俗乃大和。所舉任，後多至大僚。則又融政教於一爐者也。十五年遷兩廣總督，時方議禁鴉片煙，公以爲「法行於豪貴，則小民易從，令嚴於中士，則夷貨自絀。」十七年，復設巡船，將嚴水面之禁，以副將韓肇慶主之。十八年，林公則徐以欽差蒞廣東，查辦海口屯務，迫英人輸煙入官，且悔罪。已而中變，以兵船回泊尖沙嘴，進至穿鼻，廷楨飭將士迎擊，英人皆傷退，訖廷楨任，不得入虎門。林公撤銷鴉片原奏云：

「……派臣林則徐來粵查辦，顧茲重大之任，慮非闇昧所能。……復蒙諭令鄧廷楨等益奮，盡泯畛域，下懷倍欽，倍思並力驅除，在臣則徐未到之先，已將窰口煙販及吸煙主犯拿獲數百起，分別懲辦，又派令水師船輪流守堵，水陸變嚴……」

林公改督兩廣，自廣東以外，易犯者，莫如閩，故改廷楨兩江及雲貴總督，皆未行，而卒調督閩浙。二

十年四月，英人泊穿山洋及梅嶺廈門，擊之，皆走，援定海，至清風嶺，得旨卻回。閩之海疆綿長，英人入關之道甚多，廷楨往來泉州廈門間，暑行宵征，籌應捷出，晝吏夜牘，且詢且披，無一日得安枕。坐前在兩廣兵吏捕煙不力，奪職戍伊犁。二十三年召回，起爲甘肅布政使。二十五年再授陝西巡撫，時番民屢擾蒙古游牧，廷楨於權陝甘總督時，邀擊於硫磺溝，得前所失牛馬羊以萬計。二十六年三月，薨於位，年七十有二。廷楨一生歷封疆四十年，以吏事見稱，然於詩及古音韻學，所造尤深。蓋爲諸生時，遇學人文士薦寵講論不倦，故能機神高朗，外容異量，而制行內嚴也。嘗閱兵當塗，或問其今日廚傳費幾何？曰：『二十千。』則約吏之嚴，奉養之儉，可知矣。

關天培

關天培，字仲因，一字滋圃，江蘇山陽人（山陽者，今之淮安縣也）。幼勇武有力，長參行伍，歷淮安城守營守備，揚州中營守備，積功擢溧陽營都司，旣以獲逆賊故，洊升海外水師奇營遊擊。所至悉稱職，且精明幹練，有功海防。道光二年，海隅不靖，匪警頻聞，天培遊弋巡勦，頗用得力，擒斬匪首甚多，外海卒

安堵如恆。旋授吳淞營參將，不辭勞瘁，效力尤勤。會東南海運議興，衆見紛錯，持論各異。蓋海運自明代以還，輟數百年，一旦興復，輿情盛熾，大府諗天培能，舉任其事。天培乃排衆議，籌漕運，力任艱鉅，而海運卒底於成。六年督米船千四十艘，米百二十四萬餘石，自吳淞抵天津，先期功最，晉蘇松鎮總兵。在任八載，治軍有方，律已甚嚴，人皆敬愛之。十四年，兩粵夷事興，英將律勞卑來擅率兵船侵我國防，駛入黃埔。兩廣總督盧坤，水師提督李增階事先疏防，臨變又不知應付，坐落職。當道遂任天培爲廣東提督。天培固洞燭機要，審悉時勢，至則親涉重洋，考察阨塞，舉凡形勢險要處，建臺守，增警備，部署整飭，內外肅然。南中人士，倚爲重鎮。居虎門六載，著籌海議，人咸以戚少保相比。維時洋烟流毒徧天下，人民染癮，困疲不堪，侍郎黃爵滋首上疏議禁，朝廷聽之，著爲詔令，頒之各省，勒限禁絕。適英吉利運烟躉船駛粵海口，欲售所運土於內地，天培知其事，派探暗偵，盡得其情。一面復與欽差大臣林則徐商，則徐素著威略，尤痛嫉洋烟，以爲此亡國滅種之因也。既得天培大喜，爰與協力，鋼英船，拘烟商，獲土二萬二百餘箱，焚之虎門，英人無奈，回船而去。明年四月，驟師入浙，侵長江，犯吳會，又分兵遵海而北，直逼天津。時直隸總督琦善庸懦無能，誤信敵軍乞和詭旨，上奏，則徐以罪去，於是南北鼎沸，敵軍深入，和議既興，而我海防盡

撤矣。惟時天培尙鎮守虎門。虎門形勢險狹，海道紆迴，爲廣州門戶。天培特立十臺，以大角砂角二臺爲屏蔽，屹立東西，儼成要塞。十二月，英兵攻大角砂角，二臺發礮還擊，燬敵艦，敵不得逞，嚴陣以待。而粵大帥日以文書與英軍往來，但謀緩兵，不事戰守，又不明形勢，滿兵數萬，悉駐廣州，僅遣四百人助天培，和議無成，激戰復起，英軍狠毒，攻掠不已。天培衆寡懸殊，孤軍轉戰，容有幸者，而二臺遂相繼傾陷。二十一年春，英軍復進襲威遠靖遠諸臺，勢甚猛烈，守臺羸卒，皆不能抗。天培不得已，遣將痛哭請師，廣府駐軍，意存觀望，無應援者。先是天培嘗於酒肆中爲故人言：『日者謂我祿命，生當揚威，死當血食，今吾年四十餘，安有是哉？』已而嘆曰：『大丈夫受國恩，有急死耳！』及是乃遣幼子歸，并緘一篋寄家人，堅不可開。死後啓視，則墮齒數枚，舊衣若干襲而已。虎門兵旣糧盡援絕，天培知敵軍強項，船堅械利，不可禦，自分必死，親值靖遠臺，晝夜督戰，與敵軍抗。已而英艦掩至，天培復率遊擊麥廷章登臺督勵士卒鏖戰。海水沸揚，殺聲震天，晝爲之昏，自晨至午，殺傷過當。天培身受數十創，血淋漓，漬衣甲，猶高呼殺賊，力戰靡休。事急，呼其僕孫長慶使去。長慶痛哭，堅持天培衣不可解。天培怒，拔刀指之曰：『吾上負皇上，下負老母，死猶晚，汝不去，今斬汝矣。』投之印，長慶灑淚而行。比及山半，回顧天培殞絕於地，時二月六日也。長

慶旣下山，歸印大府，復至臺，求天培屍。時守台英兵弗之許，幾經周折，英人感其忠義，始得入焉。長慶匍匐而前，徧索殉國諸烈骸，得天培屍，半體已焦，負之而歸。事聞，中朝震悼，予騎都尉世職，諡忠節，賜葬如儀。天培葬後，長慶感念疇昔，鬱鬱不樂，每言及天培事，輒泣下，未幾卒。嗟乎！鴉片之役，英人以武力爲不名譽貿易之後盾，雖其原因，在於通商，但以此爲藉口，名不正，言不順，我有以激吾師而敗之矣，乃清政府舉棋不定，林文忠去職，諸將皆庸碌無能，卒爲敵乘，開不平等條約之端，而天培以愛國之熱忱，誓死殺敵。近代論禁烟者不能不美林公，而捍禦外侮，又不能不首天培。天培雖死，名垂千古，崇之敬之者，豈我蘇人已哉？

趙聲

趙聲，字伯先，丹徒人也。幼負奇慧，富膂力，狀貌魁梧，瞻視非常，秉性慷慨，疾惡如仇。年十四，有皂吏捕鄉人置獄，其母泣訴冤抑，求解於聲，父逡巡未遽應，聲聞而不平，逡入獄，斷械挾囚而出，吏末如之何，市肆咸嘆服。年十七，入南京陸師學堂。初，聲僦居堂畔僧寺，堂長俞明震驚其才學，亟延致入校。聲由

是一志軍學，發憤讀書，值清政不綱，國本飄搖，內憂外患，紛至沓來，聲審時機，知專制兇欲，流毒猖狂，民權摧殘，國勢凌夷，非急取改革，無以圖自存，因淬厲厥志，慨然以澄清天下爲己任。既卒業，橫海東渡，遊扶桑，考詢軍政，多加觀摩，藉爲借鏡。時同盟會才俊聚東京甚衆，聲往，盡獲交之。益以豪情內蘊，風範外露，大節英風，人樂與親。居無何，回國，謀於革命有所展布，遂創小學堂及書報社於其鄉里，既又應兩江師範聘，任教育事。至則宣傳民族主義甚熾，言詞慷慨，師生多感動。風聲所播，當道嫉之甚，欲購其元，聲知不可留，走長沙爲實業學堂監督。三湘有志之士，聞聲至，慕名請業者踵相接，一時革命思想，又磅礴遐邇，靡然成風。久之，復辭監督職，北遊津沽，過燕市，出榆關，悲歌擊筑，豪氣凌雲。在都識皖人吳樾，奇男子也，交大契，贈詩誌別：『淮南自古多英傑，山水於今尙有靈，想見塵襟一瀟灑，晚風吹雨太行青。雙擎白眼看天下，偶遇知音一放歌，杯酒發揮豪氣盡，笑聲如帶哭聲多。一腔熱血千行淚，慷慨淋漓爲我言，大好頭顱拚一擲，太空追攫國民魂。臨行執手莫咨嗟，小別千年一刹那，再見卻知何處是，茫茫血海怒翻花！』樾得詩，反覆持誦，輒泣下，因報之以書曰：『某爲其易，君爲其難。』未幾，樾果以投彈炸五大臣，未成慘死，耗傳南北，天下震驚，聲尤痛悼。自是圖革命益亟，會江南創建新軍，聲任督練公所參謀。

官赴北洋調查軍政，旋教練江陰，所至結納志士，羅致才彥，以爲襄大事之準備。時道員郭人漳好與黨人往來，尤契聲。適郭有廣西行，聲乃辭教練，偕行入桂。爲管帶年餘，清吏防範甚嚴，志不得展，復北歸。值吳地試行徵兵，異議譁起，聲奔走桑梓，促成有功，遂管帶三十三標第二營，旋升標統。聲固以天下之重自任者，既掌兵柄，日以匡復爲念，鼓舞士卒，不遺餘力。一日，率部屬謁明孝陵，聲卽慷慨陳論朱氏功業，逐胡元，尊漢族，百世莫與倫比。語至激昂處，將士皆感泣。事聞江督滿人端方，恚甚，欲假之興大獄，後免職寢事。會萍鄉黨人發難，端遣新軍統制徐紹楨往，徐以聲勇毅能赴敵，委以軍職，偕同入萍鄉。至則事已敗，無可爲，乃鬱鬱而返。未幾，赴廣東，任督練公所籌運科提調，旋統帶第二標新兵。粵督張人駿雅重聲，時郭人漳爲防軍統領，有廉州土人劉恩裕以抗稅起兵，黨人有從之者，人駿遂檄調聲往勦。聲密遣人與恩裕計事，而約人漳爲應。人漳陽諾而陰告密於人駿，事既露泄，聲知不可爲，乃馳告同志使散，又單騎飄恩裕他去。恩裕不省，聲揮兵擊之，而劉黨旋散，廉事遂定。聲以所志弗就，爲虜馳驅，心甚怏怏。賦詩有『八百健兒齊踴躍，自慚不是岳家軍』之句，蓋深引爲憾者也。後班師回廣州，人漳日譖於人駿，人駿稍稍疑之，而江督端方又以密電遠戒，人駿遂惑，而遽削聲兵權，聲知無望，棄職以歸。歸而寧垣息

吏奉端密令，欲捕聲，先期得報，以夜半走西湖。已而又潛歸，杜門謝客。復之香港，與同志謀大舉。聲以粵新軍多已舊部，且與虜吏不相侔，可藉其力以覆廣州，因屬其事於皖籍志士倪映典。倪固與熊成基有舊，初成基舉事，安慶事敗，同被密緝，至是因聲薦充礮營排長。營多皖北河南健兒，倪至人皆信服，益以朱執信、姚雨平、何克夫輩輔佐得力，舉各營下級軍官，咸與同盟會。期於庚戌元日起事，弗集，新軍以躁急暴動，映典死之。粵吏知謀出於聲，懸五萬元購捕，偵騎四出，卒無所獲，威名愈振。映典既殉難，聲往順德謀再舉，不果，而省中又名捕，急變姓名赴香港，躬耕自養。時中山先生蒞南洋庇能，籌有巨資，召聲及黃興商決大計。計定設機關部於香港，以廣東爲發難地，分東西兩軍，度嶺北伐。西軍經廣西出湖南，會師武漢，黃興主之，東軍貫江西，出湖口，直下江南，聲爲統帥，議以辛亥夏四月舉義師襲廣州。會溫生才狙擊將軍孚琦，廣州大震，虜總督張鳴岐，水師提督李準下令大索黨人，同志知事泄，因先期於三月十日開發難會議，決議十路進攻，顛覆廣州。黃興任攻總督署，聲任攻水師行臺，餘徐維揚、莫紀彭、姚雨平等，分別擔任襲攻警察署電信局，一一部署安定，與率同志先行，聲留港備後勁。二十八日夜得與電，聲卽欣然登輪，迨抵粵而事已前敗，志士石經武、宋玉琳輩百餘人罹難，獨興等乘間得脫，歸香港，斯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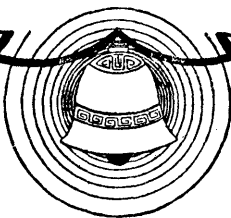
世所傳黃花崗革命之役是也。黨中英豪，至是喪失殆盡，聲大慟，感憤成疾，扶病之順德，圖再舉不就，擊槍自殺，被阻未遂，奄奄歸港，疾大作。四月八日，覺腹痛甚烈，醫者斷爲盲腸炎。十七日割治，延至二十日薨，春秋三十有一。世人之識與不識，咸悼痛之。

熊成基

熊成基，字味根，江蘇揚州人。少有大志，夙慕岳武穆、史可法之爲人。年二十，入南京將弁學堂，卒業後，任小隊長職。清末政治不綱，國勢凌夷，而種族歧視甚深，有寧亡外人，不事家奴之諺，承基目擊，知非顛覆清廷，不足以救亡圖存，乃奮然躍起，謀革命甚力。無如南京部隊，防範嚴密，志不得逞，未幾移調安慶，充礮營隊長。既視事，淬厲士卒，日夜爲舉義謀。時皖中風氣已開，於革命思想，頗多傾注。先是安徽公學，自湘遷皖，一時執教者如黃克強、劉光漢、陶成章、蘇曼殊、張伯純輩，多當代知名之士，倡種族革命之說，動人至深。革命空氣瀰漫於蕪湖一帶。會徐錫麟舉事安慶，事敗身殉，皖人咨嗟太息，共表同情。成基尤慷慨激昂，誓以後繼爲己任；因向士卒演說，激勵甚至。礮隊士兵，固一致信服，而其他步騎工兵及

輜重各營，亦無不有同志者，惟水師巡防隊勸之不應。戊申十月二十二日夜，光緒慈禧歿訊至皖，輜重管帶傅甲首先得耗，奔告成基。成基曰：『此天以予我也。』乃分徵各營意見，咸躍躍欲試，遂決意舉義，先覆安慶，繼赴太湖，邀南洋秋操之軍，促其歸順。然後攻略鄰省，移兵北指，直取京畿。計定，成基變裝出營，與傅甲、薛哲、薛子祥、田激昂、張勁夫、廖盤貞及各營同志多人，集議楊氏試館。倉卒間，當由成基以鉛筆手書下令動員，規定卽晚九時集中實力，奪取火藥庫，然後合隊進城，分佔府署各要隘，一舉而克安慶。會畢，同志各回營準備，成基亦逕歸礮營，過家不入。時報九鐘，城西玉虹門、馬營、城東礮營同時舉火爲號。紅光燭天，戰釁遂啓。馬營同志田激昂、周正鋒、張烈等以馬刀圍攻管帶李玉春、李善拳術，臥地避刀，乘隙投窗外逃。遂率馬營全部士兵，繞北門，與礮營相會，時礮營正目張鳴堯等方襲殺管帶陳某而棄之江。兩軍旣合，遂馳奪菱湖、子彈庫。惟時城中虜吏已有備，傅甲率輜重隊，駐關帝廟，受監視甚嚴；薛哲所部發動又遲，前鋒交綏，後援不繼，雖經馬礮營同志奮身搏擊，而衆寡懸殊，遂遭慘敗。事後，虜吏知謀出成基，懸賞密緝。傅甲被執送安慶府署，刑訊鞭背血飛，傅甲痛罵不屈，被殺身猶直立。壯烈犧牲，有若此者。薛哲、張勁夫輩同遇害。惟成基乘間得脫，遠走東三省，隱名張建助，墾殖富春嶺，謀聚同志。

再圖大舉。逾年赴日本，參與東京同盟會總部。歸住長春，適滿廷將遣載洵赴歐考察憲政，成基謀殺之於哈爾濱。未果，謀洩被捕，供詞歷數清庭四大罪惡。一曰，海陸軍不與漢人；二曰，政權不與漢人；三曰，不問漢人之生活；四曰，不啓漢人之智識。文詞慷慨，沈痛萬分。光光大節，風烈四飛。未幾遇害，年二十有四。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初版

江蘇鄉賢傳略初稿

全一冊 實價國幣四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者 江蘇研究社

發行人 吳秉常

印刷所 南京河北路本局
正中書局

南京河北路董家巷口

上海福州路

發行所 正中書局
南京太平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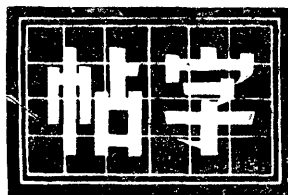
(299)

魏字中山先生

史略

劉翼天集
二角五分

一般字帖，非字體選擇欠精，即內容未能顧到，論字體自以魏晉爲上，但魏晉碑帖之內容，則又多爲墓誌佛經採等，以爲習字範本，於學習興趣上實多問題，間有人將魏碑等照筆劃多少排成字帖者，於上述內容一節，仍未能顧及，作者本書法教學之經驗



，教育心理之立場，選定魏高貞碑一種，就其字集成中山先生史略一文，精心編排，詞句既淺顯自然，章法更如出自原跡，洵書法教育上之新發現，中小學最佳之習字範本也。

- | | | | | | | | | | | |
|----------|----------|----------|----------|---------------|---------------|---------------|---------------|--------------|---------------|---------------|
| 集魏
誌字 | 集魏
誌字 | 集魏
誌字 | 集魏
誌字 | 集魏
誌字 | 集魏
誌字 | 集魏
誌字 | 集魏
誌字 | 集魏
誌字 | 集魏
誌字 | 集魏
誌字 |
| 方聲 | 鍾明 | 王昌 | 林文 | 趙聲 | 陳英 | 黃興 | 陳敬 | 史堅 | 溫生 | 溫生 |
| 洞先生 | 明先生 | 昌先生 | 文先生 | 聲先生 | 英士先生 | 興先生 | 敬嶽先生 | 如先生 | 才先生 | 才先生 |
| 傳略 | 傳略 | 傳略 | 傳略 | 傳略 | 傳略 | 傳略 | 傳略 | 傳略 | 傳略 | 傳略 |
| 古曉風編著 | 湯匡澄編著 | 楊學求編著 | 朱其焱編集 | 陳玉庠編集
一角五分 | 程振華編集
一角五分 | 陳學才編集
一角五分 | 向景華編集
一角五分 | 韓溥編集
實價三角 | 王成康編集
二角五分 | 王成康編集
二角五分 |

路平太京南 局書中正 路馬四海上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4869B



江蘇鄉賢傳略初稿
實價四角

1611780 五

中國書局新印

冊數	定價	實價
1		0.50